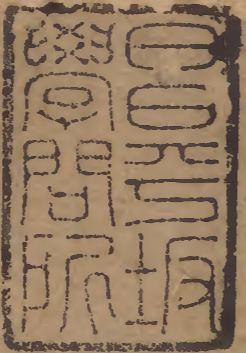


禘門  
四書微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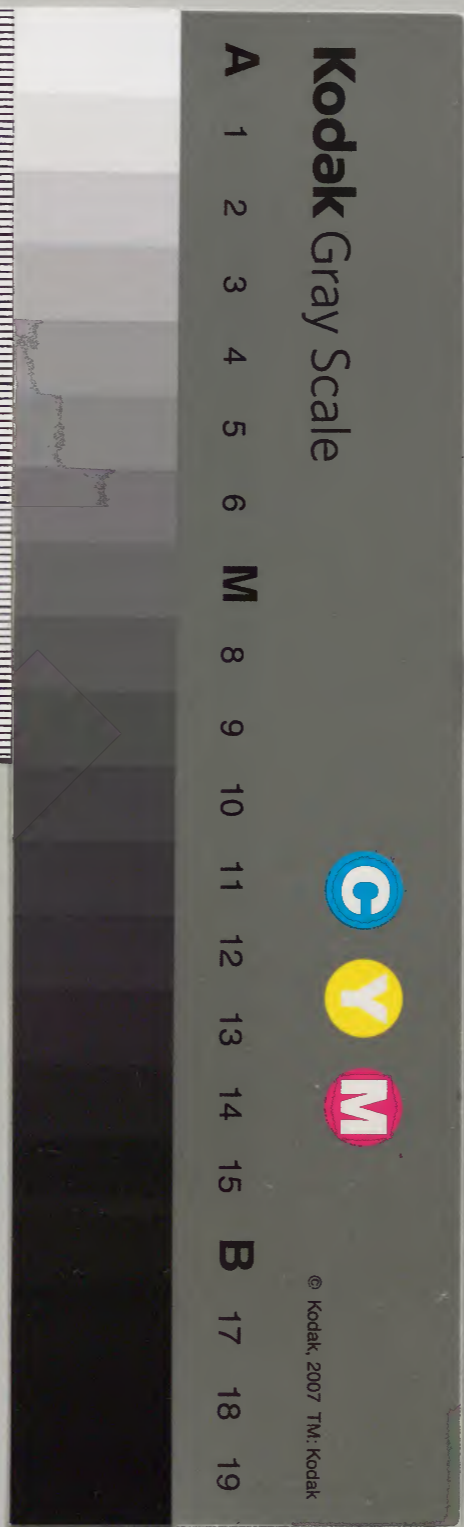
十一



			八	漢
		五	五	書
		四	四	門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漢	
	五	書	
	四	門	
一	二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1
冊數	11 ( 5 )
函號	277 118



刪補四書微言卷十

華亭赤城唐汝諤士雅父輯 男唐孟康伯安父閱

門人潘煥文父子父叅 後學徐百朋元重校

先進於禮樂

蔡虛齋曰天地間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故云

進漢書尚有此名○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

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正容謹節後人便忒好看便近於

巧言令色○徐巖泉曰時人之言關係匪細舉世皆以為君子

便一向崇尚更不知反末流之弊必至大亂夫子沒先進便有

移風易俗擔當世道之意○饒雙峰曰用禮樂而沒先進在當



冊刊四書待言  
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王觀濤曰此章重以質挽文勝之弊不徒自審從違已也上即只據時論而述之且勿斷他不是○林次崖曰禮樂自一身達之宗廟朝廷無所不該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夫子欲從先進可見先進非野人後進非君子○方文伯曰禮樂總可治身心非用禮治躬用樂治心之謂

高中玄曰章首明是子曰如何為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弊故言舉世尚文他視先進恰像箇野人他視後進恰像箇君子雖然如吾用之寧野可也傷今思古之意宛然○夏九範曰非必當時有是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向如此○湛甘

泉曰文之過而禮樂壞也自國都始而野人質朴未變猶未昔之彬彬此夫子猶幸其存之于野人也

從我於陳蔡

夫子與弟子相從患難自然有一段不能忽然處了凡謂聖人重道不重情是欲遠人情以為道也况不忘相從之雅則定為其賢彼思聚樂之無由正為裁成之無地耳朱註自可包括在○王觀濤曰皆不及門或死亡或散之四方○吳無障曰德行節非徒記十人名數亦不重品第其所長要見當陳蔡困厄時英賢畢集如論德行便有德行一班人如論言語便有言語一班人那時那一人不在側思之不覺惻然全要模寫在陳蔡的

冊不口書微言  
光景○問德行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朱子曰當就逐項上看  
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侷若他人固有之德行而短於才者○  
又曰德行者潛心体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文  
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徐儼弦曰見於  
外謂文積於中謂學○又曰聖門之賢不盡於四科而四科亦  
不足以限諸賢如長府之對閔子之言語也賢才之問仲弓之  
政事也一貫之傳子貢之德行也弦歌之教文學之政事也結  
纓之節政事之德行也

回也非助我

李延平曰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做枝葉之助也○問

聖人果望弟子助否王陽明曰此亦是實話道無窮盡問難愈  
多則精神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  
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顏子胸中了然故聖人亦寂  
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人只空々說箇非助不想即無  
疑問話頭要見使回而助我之說無以知回矣若以別人能助  
者形之便是真有憾焉何異說夢○徐儼弦曰想見他胸中冰  
消霧釋無一毫凝滯外面却終日如愚是何等氣象○林次崖  
曰聖人但曰無所不說默識心通是後人解其意在聖人决不  
如此說○李衷一曰無所不說言不但了其未盡之蘊耳又悟  
其未發之秘與聖心相悅以解而無所不領畧也○湯霍林曰

二句一串說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又曰上句恰象空的下句正是無助中問不得着一何也作轉語無所不悅光景与夫子耳順光景差不多

孝哉閔子騫

徐傲弦曰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緣他一段精誠薰蒸透徹所以能使一家感化是几於舜之事親故獨稱其孝○孫淮海云即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聞之何等愴怛母聞之何等感動其稱孝信非偶然但夫子口氣中當自含蓄○李東一曰閔子始不得于其母兄弟而外人皆知其孝迨後母与弟為其所化亦皆稱之然後外人之言始与其父母昆弟之言無

間矣蓋閔子之難正以稱於父母昆弟者為難耳○王觀濤曰向以父母兄弟猶私而以人言為公非也不問以無別異之意○董思白曰問是間際若有纖毫異同便是間然非同聲附和之謂○夫子只說孝集註無言友者就昆弟稱其孝言表了凡曰孔門弟子無稱字者此獨云孝哉閔子騫乃内外素有是稱也下句言字正與上相應

南雍三復白圭

朱子曰三復乃日日誦之玩味此詩也○林次崖曰謹言則行在其中盖必度其可行者方言也若必能謹行之說稍差○王觀濤曰妻之者只取其賢非以其能保妻子也

季康子問弟子

聖門學者甚衆夫子豈誠埋沒諸賢弟諸賢不能變化氣質猶是知之者未是好之者好學只宜空說以告康子從畧也

顏淵死顏路請車

朱子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爾○顏路請車為椁而不以為嫌聖人以理為權衡而不以勉強副其意為厚聖賢師弟間如此○非必定說鯉不才但以父子之道論之原不問才不才耳要見吾之愛鯉不減女之愛回也便有視之猶子念頭在○倪伯昭曰只重我可以葬鯉則女亦可以葬回于拒之之中陰寓諷之之意不

重大夫不可徒行上蓋貧而厚葬雖不徒行亦不可也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

胡雲峰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曰天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曰天喪予然則斯道之絕續皆天也○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死而不二以道存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陳定宇曰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過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林次崖曰子慟矣恐聖人不自覺而覺之欲其節哀也○李見羅曰有慟乎以前宛然一箇不識不知非夫

冊禮記書儀卷之五  
人之為慟而誰為以後宛然一箇順帝之則然夫子亦不自知  
因人喚醒照出自中之則

顏淵死門人厚葬

黃勉齋曰喪予之嘆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  
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  
人○陳潛室曰稱家有無不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問顏子死  
夫子何以止門人厚葬高中玄曰豈惟止之蓋傷之甚焉曾子  
臨終舉扶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處死生之際  
乃如此○倪伯昭曰把平日所以待已與今日所以待回說一  
番正見不可意視予猶父全在以道義事夫子上○林次崖曰

視之猶父在有事則趨有難則赴上若亦步亦趨是特以聖人  
為依歸與不得視猶子不類○蔡虛齋曰予不得視猶子若有  
自尤之意然玩不得二字此却誰使之然○丘月林曰既說我  
不得為便是非我了語意不免有礙看來只事後追悔之詞○  
李卓吾曰夫子慟之如此却又不肯厚葬這意可想

季路問事鬼神

夏九範曰若問奉祭祀是日用的道理夫子豈容不告但問  
事鬼神問死皆有馳心杳冥意故夫子拒之曰未能焉能未知  
焉知尔明說不必能不必知非謂有時可告也○方文伯曰夫  
子教子路尔明要他在實地上做工夫非謂事神從事人始知

死沒知生始而教以入門與不可躡等之謂言你只管盡所以  
 事人求所以知生便了更不須想到鬼神與死上分明上是務  
 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下是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朱子  
 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  
 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  
 具無欠缺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于死而  
 無愧○又曰事以心言知以理言○饒雙峰曰如人有箇父母  
 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王觀濤曰論所  
 以奉祭與不奉祭是以誠敬而所以生死亦定指理言不止  
 氣聚氣散何待辨限楚所論上卜得明說出事神事人知死知

生原是一箇道理不在此上亦難易也○徐玄扈曰死生亦太  
 矣聖人教人只從綱常倫理上討亦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路氣質剛明其於生死處不難剖決夫子教以知生知死即  
 善吾生方能善吾死意他日竟死孔惺之難不知食輒之食為  
 非畢竟死處不差生處差方知聖人造化之言

問死生之道王陽明曰知晝夜即知死生白晝夜亦有所不  
 知乎曰惻惻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  
 夢晝惟瞬有養息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  
 是適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生死○羅近溪曰夫子欲  
 其以事人者事鬼蓋以鬼即人也欲其以知生者知死蓋以



死猶生也不告乃深告之當時子路已了了故不復問○湯  
霍林曰事人則神不必禱知生則死不當輕有歲子路意在

閔子侍側

方文伯曰舊主剛足任道說然顏之愚參之魯未聞以剛稱且  
本文及註皆無只要見群賢多任道之器而涵養中和其上也  
行行而勇銳侃侃而剛直其器皆磊落不群故夫子為吾道幸  
耳○朱子曰閔閔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  
得粗底皆是剛正之意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  
意○林次崖曰閔閔雖是和悅而諍但門人聽教時用不得箇  
諍字○蔡虛齋曰道體重大非剛毅壁立有英發的氣象不能

擔當負荷得起○徐巖泉曰知哭顏淵之哀則知其樂矣子路  
行行便有箇死難之理然夫子豈幸已言之中哉○朱子曰然  
者未定之詞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又有以處此○徐傲弦曰  
行行全無含蓄之意故夫子說由也有不得其死模樣然字正  
與氣象相應○陳定宇曰不得其死即如說死非正命之謂未  
說到不得死所處○子樂是聖人心裏事如何見得正就他語  
言意態上想像出來則末句不是戒由乃就歡喜中過慮他意  
思然亦不是面語

魯人為長府

王觀濤曰魯人指當事者言夫子之與閔子亦欲魯人聽之也

冊禮記書儀言  
○袁了凡曰貨財出于民而藏於國魯自周公以來有舊章矣  
今改作之正狹小前人制度處不但廢先公藏財之法兼恐改  
先公取財之制所闕甚大故閔子言之不徒以勞民傷財之故  
也○徐儼弦曰論天下事不貴激切而貴能感人○激切者成  
感人者成事○閔子一言而作長府之事不見經傳未必非斯言  
力也○蔡虛齋曰長府之作若在可已只仍舊貫又何不可而  
何必改作語只一串無始而商量既而確乎之意但其詞氣造  
容而厲○季彭山曰不言心誤言字言必有中然後見其不妄  
類

由之瑟

許敬菴曰由之瑟不足于中和特其氣質之偏銷融未盡爾○  
方文伯曰人必養得心體純粹然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  
多矯強不得莫看鼓瑟是細事○徐岩泉曰門人輩都氣輕一  
聞夫子之言便不敬子路此雖信聖人之過却只在聞見上用  
功堂是明顯處室是深邃處凡居處上堂人多入室有箇數○  
張南軒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牆外望言則升堂大  
有間矣○林次崖曰言子路當重升堂上若重未入室却似貶  
之也○焦漪園曰堂室只借以形容正大之域精微之奧要之  
必送丘之門門字生來○徐儼弦曰聖門自有許多階級有不  
得其門而入者有得其門而入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有在門

墻則麾之者

子貢問師與商

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其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自謹守規矩也○錢緒山曰孰賢之問還是慕子張之才高卑子夏之狹隘湏得子貢問意與夫子教子貢意方不湯然○子貢先師後商意便可想過不及雖平而語之像箇抑揚可以來師愈之問○姚承菴曰夫子點化子貢分明一中字只不曾說出○王觀濤曰兩人各自開說勿較量○吳無障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雖閒閒評論二子然此正見其無所賢○又曰子張是寬綽的人常透頭些故曰過

子夏是局促的人常欠缺些故曰不及夫道極於中即這透頭處正是他欠缺處蓋不曾走到中的田地總謂之不及而已故曰猶不及若曰過與不及同是失中何意味○夏九範曰過與不及子貢非不知對中道而言然猶意過者差勝也夫子以為畢竟無優劣○王觀濤曰過猶不及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說亦不可

季氏富於周公

朱子曰求之失不待聚歛而後見自其任於季氏即已失之但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又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之何害○林次崖曰

把周公來說季氏之富此記者就是春秋筆法○許敬菴曰聚  
歛非如頭會箕歛只是田賦之事左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  
訪於仲尼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心猶不安而使冉有問之冉  
有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夫子所以切責之  
○鄭淡泉曰周公豈是富於財貨者但不欲正言季氏富于魯  
侯故言富于周公耳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陳  
筠堂曰聚歛多是剝民而兼言攘君便有儲踰意在分所當得  
故云宜富非若季氏取之分外○孫淮海曰冉有只緣他學術  
未純德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為之處置調度以為職分  
當如此不知季氏富魯益貧魯富于周公必不可附益○

馮霍林曰聚歛就是會計所已得者大夫不當有魯公之富即  
徵季氏所有便是附益○孔子墮三都欲強公室冉有所為殊  
非共維魯之意○吳省菴曰豈惟民貧不可濩取必非其平日  
足民之志也○王觀濤曰非吾徒與鳴鼓一氣說勿用師嚴而  
友親作轉

柴也愚

徐巖泉曰凡人病痛多不自知性偏者或一向護短不能變化  
氣質故夫子直指提醒他○李九我曰愚魯者精神內守辟  
嘖者精神外馳務內則中常有餘務外而根本荒矣此學術內  
外之辨○徐傲弦曰愚與魯相似愚者執滯而欠通變魯者遲

冊補四書微言  
鈍而少敏決辟與彥相反辟者習于文而失實彥者過於質而為野○朱子曰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道理故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又曰魯子魯鈍雖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方住不似別人只畧見得些小了便休○輔潛菴曰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魯子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誠篤而無作輟所以其造及深也○方文伯曰四子亦不可十分說壞他愚者真樸未散稍知變通明公就在愚中翻出魯者立志堅確極力磨礱敏亦就在魯中得來而辟與彥者能去華就實由粗入細又何病之有

回也其庶乎

李袁一曰子貢儘聰明但徃徃從外面做工夫故夫子屢把顏子與比勘欲其反求諸內而學顏子之學也不專在分別弟子短長上○吳無障曰屢空不受命要說得聯貫言只看他屢空匱恁樣安貧樂道而奈何賜之不受命而貨殖也惟億則屢中亦差可見其料事之明耳○問庶乎謂不以貧窶動心朱子曰顏子于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不因其貨殖而言○問註言近道又能安貧似作兩截朱子曰世間必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又曰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

說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王觀  
濤曰屢空只是貧安貧在屢空上見○不就是近道然非近道  
者不能貨殖只是富求富亦在貨殖上見○程子曰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不留情耳且貧富  
有命彼乃留情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蔡虛齋曰顏子自不  
求富子貢自能生財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  
然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便是不安子貢若只從道理上做  
○無此富○方文伯曰中以成敗利鈍言正是賜也達處○李  
衷一曰屢中○不是褒辭註億意度也○總之非自然明覺也○  
子貢聰明是可進回棧括然好處在此病處亦在此能去其億

也者而就其如愚者則資之近回○便可以近道此夫子屬賜意

子張問善人

朱子曰善人是好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不入于室須要學方  
入聖賢之域○李衷一曰迹不必說是古聖賢成法但言善人  
不拘拘依規矩繩墨做去而自不軼于規繩外所行都是善事  
却非有所模倣而然○方文伯曰迹有成法顯然可見者室又  
其中精微玄妙處善人心體渾全不曾損壞徃徃天資暗合但  
非渣滓盡化欲到神化之地亦不能○莫中江曰但就善人一  
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不能入室也○要想是答問的口氣不

是評論他○羅近溪曰夫子歎聖不可見而及善人善人原非不可入室者惜其未學不至于聖故特揚而抑之言雖能不踐迹而善然亦不入室味一亦字警子張諸人隱然言外徐玄扈曰迹者所由入于室之路也若迹之不踐焉能凌室而往乎有警子張好高意在○夏九範曰善人若不踐迹亦不能入室兩句不可開看

論篤是與

焦漪園曰別樣的言論都易辨惟有論得篤實的真真切切像箇君子却是難辨○袁了凡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林次崖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也色

莊者有言不必有德也○饒雙峰曰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謂之色○方文伯曰莊是莊重正與篤近○兩乎字有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取與之意然畢竟是兩詰之而意自見不必偏言

子路問聞斯行諸

一是鼓其退怯之氣而使之決意於行一是抑其銳進之心而使之詳審而行只就行說不必添出箇中字○蔡虛齋曰冉有之問必疑其不可子路則疑其為可而急未甚安耳問同而所以問不同○李衷一曰夫子總是要他行然子路還要斟酌冉有不宜停待後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吳無障曰子路

但曉得一味望前行不曉得有一種行不得的所在舉有父兄在便有斟酌義理審量時勢意不重當稟命上○徐鴻洲曰聞義必為自是常理然初聞之須裁度已合便當果行裁度之時斷無不謀于父兄者子路剛勇正欠裁度故以父兄緩之○林次崖曰蕪人猶云加倍於人蓋一人兼二人之勇也

子畏于匡

輔潛菴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孔子迎而謂之恐其誤也顏淵曰回何敢死道其實也意若相反而實相承○蔡晉江曰吾以女為死只疑其為匡人所害非疑他死于非義顏淵却

把死字着力看了○林次崖曰子在回何敢死便含子不在回何敢不死見聖賢不以死為難以善處死為難○蔡虛齋曰敢只不敢之敢南霽雲曰將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可以証此○李見羅曰夫子自言天未喪斯文匡人如子何夫子蓋有以信已之必生而不能必顏淵之不死顏子則已諒斯文之未喪而決孔子之必生若捐生請討之論去此識見何啻天壤○徐岩泉曰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勿謂死處便是也顏子資質純粹學問細膩死生處大有斟酌

季子然問仲由

吳無障曰季氏平日所恃獨此二子而其不足重如此不肯從



又如此縱一旦而謀不軌其能濟乎搃是陰折其不臣之心○  
李衷一曰夫子語意分明謂大臣必能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  
節如二子臣事季氏便不是大臣體了非專謂其不能以道規  
季氏也觀上曰事君下曰弑父與君夫子原不以季氏當君父  
看○黃勉齋曰進不以正么是不以道事君○杜靜臺曰大臣  
以人品論不以位論道伸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雖位  
在三公不免為具臣○王觀濤曰以道事君謂能格君心之非  
而非道不敢陳也勿說做諫臣模樣不可猶云不合止即致其  
臣而去○李衷一曰天下安有空備臣數的人能做此臨難不  
可奪之事只為他事此弑父與君之人故抑而名之曰具臣○

方文伯曰二子雖不全盡乎道亦嘗與聞乎道搃之以道字貫  
○姚承菴曰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夫子危言以折之姦雄  
之膽落矣○徐倣弦曰由求之仕季氏作田賦則從代顓臾則  
從旅泰山則從所不從者特弑父與君耳故曰具臣○二子雖  
小事未必不從若這大關節所在么是決不從的么字可味○  
朱子曰死于禍難是易事死于不可奪之節是難事這君臣大  
義聖人也知他必可保

子路使子羔

馮厚齋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  
哀者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

冊禮口書得言  
舉之然質美未學遽使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方文伯  
曰此章只論學術不論利害如子路使羔未學而仕是為妄舉  
後以仕為學又為妄對 不明於學之理故兩責之○朱子曰  
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上古未有文字  
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于經者詳矣舍  
是不求而欲以政學可乎○董思白曰治民事神正吾生平所  
學有實用處說即所以為學稍差○張南軒曰如子路之言將  
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甚至廢古而任意  
獎有不可勝言者○王觀法濟曰惡佞泛就平日說是故字承子  
路末子路久明誤舉却諱其本意而取辨于口臨時撰出以仕

為學的話恰又鑿鑿有理雜叫他不是故夫子但惡其佞○朱  
子曰佞不是誦佞只是口快底人○倪伯昭曰寬說惡佞即惡  
由之佞自見

子路魯皙

林次崖曰夫子於弟子平日已知其學力所至此又問之以觀  
其自知如何且欲因而可否激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蔡  
虛齋曰毋吾以只教他盡言未知言箇甚麼下節方知教他言  
志○徐儼弦曰居則曰不吾知是歇後語意以莫吾知故莫之  
用亦以有所知必有所用也此自負之志非怨人之詞○又曰  
夫子問他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知非必問其人知後何等

設施也。三子都說人知以後事。點則舉眼前的說而所以應人知者即在。夫子所以獨與點。○孫淮海曰三子必要人知方行。曾點隨時隨處皆可行。是三子之格局拘曾點之機括活。子路堂堂的做去與伯者作內政寄軍令氣象自不同。但其舉動輕躁而言志太激昂。只將曾點鼓瑟希處反照便見記者。大是着眼不然。齒先諸子自應首對何率爾之有。○方文伯曰千乘大國而又攝乎六國之間。則動相掣肘不得自由。是勢難師旅猝起而又饑饉相仍。則兵荒疊至莫可支吾。是時難然他。說箇千乘之國便見得難了。下一節雖似一節時勢原不平。○蔡虛齋曰由也為之只是謂得國之柄如子產聽鄭國之政。

是也。古者三載考績故以三年為限。○可使有勇之使屬民可。使足民之使屬求。○徐岩泉曰子路言志夫子窺見他有凌駕當時人才之意故哂之。○林次崖曰求雖因子路見哂而益謙其實他才調亦不過如此。○王觀濤曰禮樂主化民說然非身備禮樂為履中正蹈和平之君子不能看他語意。若有隱然俟之赤意在。○董思白曰子路是個勇者專重勇上知方帶說方六七十求尚未敢當如五六十或可庶幾耳。可使足民言但可如此便含中和未之逮意。如禮樂內便見人人有君子之風類非負一藝者所能辨也。願為小相莫說入精只欲竊附於君子之後以涉躐禮樂之粗迹方見得謙。○蔡虛齋曰宗廟只是諸

冊禮記書儀言  
侯的宗廟會同是諸侯不必將天子做主而以小相為諸侯  
既以小相為諸侯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說不去端章甫帶  
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丘月林曰碩為小相所  
以學禮樂也據禮初無大相小相

朱子曰魯點都不着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  
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舍瑟事從容暇豫  
悠然自得無不是這箇道理○又曰方三子競言所志也點獨  
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  
瑟起對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  
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

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方文伯曰曾皙未嘗無用世之  
念但不取必于人知就目前情境隨處皆適用舍行藏聽其自  
至蓋竊慕夫子之無意無必而胸中洒落自如者也與我待賈  
者也念頭正同或將為國以禮做主與章肯雖合終是牽下合  
上不如照常說較穩○蔡虛齋曰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帶  
下讀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然○王觀濤曰鼓瑟二句重在泛  
容上與急欲見所長者相反六各言其志是慰點使言偏重點  
說與後不同○又曰點非有擇于暮春想正當暮春時候故即  
就眼前說○又曰魯點胸中自有一種意趣只偶借目前光景  
形容出來如中庸言費隱而偶舉一鳶魚之飛躍之是此意○

方丈伯曰咏而歸不是樂而有節只是行止自如欲咏則咏欲歸則歸蕭然自得的光景○朱子曰看暮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萬物各遂其性也○又曰曾點克其見便是老安少懷底意思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焦漪園曰曾點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身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則目前皆成空缺矣曾皙莫春即可樂何俟三年童冠即可備何擇知己浴沂風雪無所不可何必得國而後仕彼豈有所待哉蓋曰如有知我執此以往爾

王龍溪曰天下事不喫人執定做得必超然無意於天下者

方能之曾點當三子言志時且去鼓瑟眼若無人及夫子問他又說出一番無意味話狂態宛然所謂以無用為用也○楊升菴曰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矣○李衷一曰夫子與點或以為樂天或以為素位或以為不用之用夫不用之用莊生之譚聖人不道也夫子急於用世何嘗不欲諸子仕如謂所問在人知而所與在樂天則聖人欺人矣即素位之說然與知爾有礙看來曾點之志不曾著國家上其實為國大道理都不外此純是德性用事不靠氣力才調發揮自然有不迫不驟的氣象而三子事

功都在他範圍中夫子正典其從容自得與禮意合可以出而應世非典其流連光景無意於用也

李衷一曰曾點於聖人其言直暗合耳倘遂索之事為之外而放浪形骸怨失所與本意故因問而許三子為邦正欲點深思而自得之各言其志也謂各人多就力量能為處言不是虛誇的話○焦漪園曰先時獨與點者使三子有眼空天下的識見此時又與三子者使點有腳踏實地的工夫○李衷一曰程註謂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云子路以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把魯哲典子路合說自有深意久則見典點哂由之意同為國以禮禮字即下文讓字

流行于一身而蕪揮于家國天下無時無處無之能曉得春風沂水一段從容自在處是禮意便知為國以禮的道理其言不讓謂子路雖是他才調做得然都倚氣力硬做殊少從容氣象做來畢竟是粗○問求赤語言謙讓可謂達禮者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曉得禮之皮膚不曉得禮之微妙處○又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林次崖曰曾點達為國以禮只是曉得此凡事皆順理而行○顧涇陽曰禮字固所以陶鑄子路也所以點化曾點蓋狂者所少正是這個○丘月林曰為國以禮即所謂能以禮讓為國也與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辭○為國以禮有直作許子路之能者非也

册禮四講微言  
蓋禮之所該極廣。所主極精。其言不讓。又就中抽出言之。謂即此一言動之間率爾而對無這一點退遜的意思便知其不達為國以禮道理。但語意須渾融說明便不消復問。○王觀濤曰為國以禮此禮讓在設施上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看一言字便見是小疵。若說讓者禮之實則全不能以禮讓為國矣。如何為許其能乎。○夫子持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他是不讓為邦故以求問然只說求公是邦而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王觀濤曰三子只任諸侯之事便是為邦不是定要做諸侯小既謙言劣于禮樂則大即優于禮樂意。○吳無障曰人于天下

事非其不量能勝者。或遜避不敢當。赤既優于禮樂。豈以宗廟之事自退託。可知小相只是謙詞。而所志實在君國之事也。○赤猶為之小有誰更為其大而在赤之上。要見孔子只虛室說。○蔡虛齋曰原赤本意豈是要為小相不過擇其卑者自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蓋公謙言為諸侯之小相而寔是為諸侯宗廟會同之事。

顏淵問仁

李衷一曰夫子告諸弟子為仁。都是靠事上操心。惟顏子直指心體與他說已者。形骸之謂人有種。嗜欲都從形骸軀殼上求。不知未有形骸軀殼。初原瑩淨無私。此便是無軀之禮。顏子

學問深潛。私意銷鎔殆盡。夫子以克復之法。輕輕點化他。不  
見一克。後便無已。如紅爐點雪。頃刻立化。不比常人欲重難破  
的。所以顏子亦只提醒此心。更不送別處着力。○王觀濤曰。已  
是私欲。不曰私欲。而曰已者。蓋私欲附形骸而起者也。顏子地  
位。決無橫流之私。但未能如聖人形骸渾化耳。故夫子教他克  
已。○徐儆弦曰。人不但好貨好色好名。只為自己。就百凡動作  
都要占便宜。雖曉得私已是不好事。及事到面前。不知不覺。又  
看到自己身上去了。所以已最難克。○人多說要克去這已。夫  
已是我身如何克得去。如下視聽言動皆屬已。皆是人所不能  
無者。須勝得他。過如書所謂以禮制心。只制已以復于禮耳。故

謂克去已私。則可謂克去已。則不可。○問克是就發動處克。將  
去否。朱子曰。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  
不可犯。始得。○又曰。克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  
已。○王陽明曰。克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貨好名等私  
逐一追究。搜尋出來。令要拔去病根。方是真實用功。到得無私  
可克。自有端拱時在。○朱子曰。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  
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  
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又曰。克已。便能復  
禮事。皆合規矩準繩。非克已外。別有復禮工夫也。譬如塵垢  
去。則鏡自明。瓦礫掃。則室自清。○饒雙峰曰。克者戰而獲勝之



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林次崖曰一日克復據成功之日言  
克已功深而一日欠關已無不克禮無不復也○一日以前顏  
子豈無工夫但其克已比別人却易故特以一日言○朱子曰  
天下以仁稱之非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稍固非  
我所急揚氏以為皆在吾度內見吾仁之大如此說得無形影  
○問天下歸仁是事：皆仁却是兩般曰惟其事：皆仁所以  
天下歸仁○蔡虛齋曰天下之大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  
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透得着○顏涇陽云考三王  
而不謬便是三王與之俟後聖而不惑便是後聖與之即今二  
千餘年後還信得顏子是箇仁人誰謂天下不與也如此說雖

照註作稱與何妨有人問八荒皆在我聞其說是否涇陽名以  
為是曰聖人看得我與天下是一箇如何天下與我無間隔但  
總之不在迹上論○鄭申甫曰克已者無以有已也而克已工  
夫名即從已上做就此形骸之已一轉頭便是非于形骸外別  
討箇真已也○李衷一曰吾自家不從形骸軀殼上起念即欲  
染着不得吾自家要從形骸軀殼上起念即欲不染着么不得  
其克不克都在已上于人何典故曰為仁由已不由人○天下  
事凡由我者皆易係于人者皆難○方文伯曰天下歸仁全在  
吾一不克復乃知為仁這箇机括斷：乎由已而由人三字輕  
帶說若作非他人所能預便非肯○顧涇陽曰克已之已對禮

言由已之已對人言本文原自明白非礼不視等克已也請事  
斯註由已也不須添一註脚矣○吳無璋曰為仁由已一毫假  
也着不得全在一念發動已所獨知處用功畧不是顯露于外  
使人可知可是的故曰不由人若泛云為仁在我便粗  
夏九範曰他便見得這工夫不是懸空的故遂請其目○袁七  
潭曰天子知顏淵天資高邁已與礼已自瞭然故但曰克已不  
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礼不視聽言動耳顏子遂豁然大悟  
○飢双峰曰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  
是約之以礼○問顏淵有甚非礼何待四勿朱子曰只心曾問  
微有此小非礼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教他索

性克去○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  
只在勿字上○又曰視聽言動問所當為者皆礼所不當為者  
皆非礼與机特在勿與不勿之間○又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  
聞不同如非礼之聲色過目入耳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聽之  
之心○或疑勿是禁止恐只做得一箇克伐怨欲不行底工夫  
不知勿是就心源上斬斷病根與留在心中者自別○王龍溪  
曰視聽非礼非淫聲惡色之謂顏子只念頭絕動即覺終覺即  
化不遠而漫言動么然○湯霍林曰勿字在吾人須極力做一  
場在顏子則有意無意之間○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目動  
則心必隨心動則目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檢防先以視為

準則○請事斯語只將夫子語來印証一番更不消別生他說  
仲子問仁

朱子曰已所不欲二句緊頂出門使民在邦無怨二句緊接不  
欲勿施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以一片流水注出來到此方住  
中間斷不得內外間總有一人怨他便是不徹○又曰自家  
身已上常自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  
意直是何所容○胡雲峯曰敬是收斂此心入來恕是推擴此  
心出去○牛春宇曰主敬是此心本体常惺惺恕是將此心体  
貼人已之間不使私意間隔正是漸々消磨底方法與克復合  
下便打破人已間者不同○焦漪園曰出門使民只必之為例

○問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楊中立曰對境不動難○當收攝此  
心時把自私自利的念頭已掃除得淨自是施人以所不欲他  
心裡自不安○徐傲弦曰邦家無怨與鄉人皆好不同無怨是  
平心皆好是私意○邦家無怨只是言其成就處聖人教人着  
力下手用功把此做箇徵驗非欲仲子計效也○吳無障曰仲  
子請事斯語與顏子不同顏子有徑捷要約之意把四勿工夫  
一氣趕上做去不令回頭反顧一般仲子有積累縝密之意言  
送此整頓心思收攝意慮走得一步是一步進得一級是一級  
常使見賓承祭等語恍如心目遇之不令一毫走作○李卓吾  
曰見賓承祭是居敬不欲勿施是行簡邦家無怨是以臨其民

則補四書教言卷十下論

不名可乎也

司馬牛問仁

林次崖曰仁者言自然。訥學者則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此夫子告牛全意。○吳無障曰訥不專在言上。若云借訥言以收攝此心語便顛倒。○問其言也。訥只是訥言意。否朱子曰訥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訥是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裡先商量了。方說的模樣。○又曰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方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又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耳。豈獨仁之難為。而後難于言耶。○方文伯曰為難不指為仁說。難名不在為上。看出下得無

二字正見有不得。不然非強制之謂。○林次崖曰原來為之難。是所為欲合于道耳。非弼理難明已亦難克蕪此兩意。○姚承菴曰為難似不指仁者說。今人之不訥言。只為不思量到為之處耳。思量到為之難。敢易其言乎。充養完粹的人。意常收斂。自然持重不輕發。○焦漪園曰為之難。不是力行難之難。乃其難其慎之意。言得無訥亦不是慮行不預言也。○朱子曰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常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朱註心常存故事。不苟原不差。只是事之不為正心為之。其為之難。即是心常慎重處。不作兩層。○焦漪園曰仁者之不是全然寡言。即多而能當。是認如便便唯謹。是

也○林次崖曰仁者視聽言動皆必以禮可見其言也○  
勿之一

司馬牛問君子

朱子曰不憂不惧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惧不知夫  
子說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惧來○孫淮海曰君子所為無一  
有愧于心則理足勝私氣足配道義常則隨遇而安變則順受  
其正有何憂惧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  
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惧○方文伯曰工夫全在內省以前  
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欲揀鍊得心體寧定○方纒有動搖不得  
的光景○莫中江曰憂惧不患之已至未至說憂是愁苦無

聊之情惧是倉皇莫措之情○徐巖泉曰內省不疚是事○中  
節時時當理只平素養得箇心體快活○董思白曰不疚從心  
內看出是真能不疚絕無矯強的意思○王觀濤曰內省主成  
功言不是方用功夫省○又曰憂惧不自我招雖有可憂可惧  
之事何消憂惧得○薛敬軒曰君子對青天而惧聞震雷而不  
驚履平地而愁涉風波而不惧○唐荆川曰險處惶惑原是易  
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

司馬牛憂曰

蔡虛齋曰憂曰是忤愁而言○朱子曰桓魋欲弑宋公欲弑孔  
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徐

玄扈曰死生有命恐子夏亦大槩言凡事有命定耳不必因此而解到憂其將死處○蔡虛齋曰死生有命言其稟受已定了富貴在天明不在我也意謂無兄弟是天命且奈何○李象一曰司馬牛為人想亦不無疾病處故子夏規之與夫子內者不亦之意合蓋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化其兄非欲其撇了自家兄弟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持已接人各盡其道則四海之內踈可使親何況至親骨肉間乎君子必何患自家無兄弟也○程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持物近世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主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朱子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饒雙峯曰禮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是恭則恭而無

禮矣○敬以無失為難恭必難得中節自家件件俱密而推此心以與人又一一施當其可意自串說○徐巖泉曰恭敬是自已做工夫取必于己必是他篤實處○季彭山曰為兄弟而憂固是至情既無道以使之改徒憂必何益○丘月林曰愛之便是吾之兄敬之便是吾之弟註又着一如字乃為子夏周旋之語○輔潛菴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子張問明

王觀濤曰子張問明或者驚于高遠而於人情反不察故告以此○饒雙峯曰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

○朱子曰：「諳是諳人，是不干己底事，總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總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說得緊切，要忽然觸動他。」○又曰：「以此兩者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錢公良曰：「凡愬寃者，止說在人一邊，自己一邊皆隱而不言。古稱兩造具備，勿信單辭，蓋有以也。」○不行只是不聽，但我無心照物，而彼自動，我不得，不使諳愬之奸得加於我也。是不行，畢竟不就諳愬之人說。」○林次崖曰：「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其所以不行處，本于居敬窮理未。」○下段只疊上文，以致丁寧之意。言明至此盡矣，即可謂之遠矣。蓋就明而贊其至，非謂明不足以盡。」

別本曰：諳人是不干己底事

山原板

也。子張原問明不問遠。○正為子張求明于遠，故言即此不蔽於近，便可謂遠了。○胸岡曰：「要知此諳愬本自無行，可毀無寃，可愬若本有可毀，可愬而一槩置之不行，未謂之明遠。」○王觀濤曰：「今人論遠，謂積于歲月之久，謀于千里之外者，皆能察之，不知此只說得諳愬，遠不是心遠。」○還自以心言，惟吾心空洞，無分毫遮蔽，便是弘深廣遠的識見。故曰遠。註云：「二者雜察而能察之，正於難上見其遠也。」○吳無障曰：「天下遠者，莫過于天地鬼神與往古來今，而吾心可以畢照，以不為情識所牽也。惟耳目見聞之近一步，情識便生惑亂，故不行不在窮物情上得。未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上得。朱本無愛憎，誰可惑，以毀譽本。」

別本曰：諳人是不干己底事

卷十下論

身察參

自靡然誰可中以機心此視鈞深致遠之明大不同不然况子  
張務為苟難搜索變幻正其所喜又引他向億遂上去却不是  
誤到底

子貢問政

夏九範曰子貢要知三者輕重則平日畜之當有緩急雖借時  
變而言非設應變策也○許敬菴曰先足食繼足兵此是施為  
次第而信則存于兵食之先行乎兵食之內者也○齊氏曰三  
者只是一事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兵非去也苟孚于民雖  
緩急之濡而必終不忍以饑寒去然則必非去食也甚言不可  
無恩義結之于素爾○郭洙源曰此章無經權之意只重信上

去兵去食全賴有信微信怎能去得分明是人心未離信義愈  
明枵腹而守孤城必有獲全之理到不幸而死終寧死而不可  
失信耳非束手無策坐而待斃也此聖人經國手段○夏九範  
曰三段平說俱是見成的○朱子曰看來只是因足食足兵而  
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就三項認了○王觀濤曰三事俱  
要見是為民食者民之天兵者民之衛信者民之心○又曰倉  
廩是民間倉廩當時寓兵于農足兵必在民間○吳無障曰  
足食足兵二足字極有味凡足者對虧欠缺少處言必處之完  
滿件之完備乃謂之足如君足而民不足或自私自利則足而  
相生相養則不足其于食未可謂足也兵農制乎尺藉有兵而



問關無兵或有接石超距之兵而無利不相先害不相後之兵  
其於兵未可謂足也下文民信之矣更無工夫工夫在兩足字  
上故必未有府庫非其財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便喚做足○黃  
勉齋曰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方施信于民  
也○民信雖說民看註使民久寧死無不失信于我還根上來  
要于使字上着眼○夏九範曰去字無力猶云少得那一件耳  
若說任我去之則當事爰之際即欲去兵而存食去食而存信  
○孫淮海曰民無信不立不但謂信不可去也食足  
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  
有不為大盜資者且將并兵食而亡之矣○西門豹曰

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林次崖曰民無  
信不立是說信必不可去之意○方文伯曰民無信根上無信  
以結民來○朱子曰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不  
不能以有主蓋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

棘子成

王觀濤曰棘子成主於矯世近夫子寧儉之旨子貢主于持平  
似夫子彬之說均之欲維世不要說壞他註只因子貢兩猶  
字便說他無本末輕重之差其實不是尋他不是處○李秉一  
曰當時縉紳大夫以弥文相高使閭閻轉相慕效故創為去文  
之說子貢謂君子全恃此文若不有衣冠文物怎成一箇世界

○吳無障曰君子是有移風易俗之責者。正與後君子小人無  
辨。須照該。○王觀濤曰意主救世故曰君子言過于激故云一  
失不可追。惟有此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問子成之言與  
夫子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未也。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  
詞氣和平未始以文為可盡夫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  
適中矣。○方文伯曰此章要會子貢語意只重文不可盡去一  
邊。觀惜乎夫子之說全是因其重質而與之。但惜其矯之太甚  
可是本末輕重子貢已自分曉且文既不可盡去則重質意已  
在言外何嘗以文質並重言。○朱子曰帛皮羊皮雖除了毛畢  
竟自別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

竟兩人好惡自別。○王觀濤曰君子小人無以辨謂士大夫  
細民也。章縫與草野一般只重雅俗相混上若說等威莫辨又  
差。○徐玄扈曰自古標枝野鹿之世有質無文其風氣宜爾。至  
如商周諸聖豈不願為虞夏之質而與世尚文。蓋亦有不得已  
焉。而補偏救敝則待乎後之人耳。子貢之說固亦通時之論也。  
子貢原不說子成不是但謂其不應如此說。蓋文質兩件原  
是拆不開的。故文猶之質質猶之文少得那一件即如虎豹  
之皮與毛糸是不可相無的。惟其毛具存皮始足貴。如其  
鞞則本質雖在文彩已無。奚取于虎豹哉。其賤祗與犬羊  
等耳。非謂與犬羊無別也。

哀公問于有若

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乏款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于國不若儲之于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徵歛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久便濟得甚事但意皆含蓄須說得渾融○湯霍林曰盍徹乎不過教他想那行徹的意思去節用取得少使用得少矣○夏九範曰說箇行徹只要發出君與百姓相關的道理以止他加賦意○王觀濤曰魯自宣公稅畝久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款哀公依舊寔行徹法不徒有行徹之空名也○林次崖曰民富則君或不足民自有以供之

之誰恐使他不足民貧則君雖有脩民將起而奪之誰放他獨足○蔡虛齋曰依常說只是民貧而君富久不謂之富民富而君貧久不謂之貧恐與本文與字及註中不至獨貧不能獨富不相貼○或言足不足乃百姓與君共者也非君所獨也以見君民一體之意但不知君何由而得不至獨貧何故而遂不能獨富討箇下落便見時說之非且有人有土有土有財貨悖而入之悖而出原是聖賢大道理○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舜有天下曰人與之乃知君之足不足全是百姓與之君者與字不可輕看○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子張問崇德

姚承菴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裡着已之事○朱子曰主忠信是創脚處徙義是進步處○姚元素曰忠信是根本更不可移易故曰主義是圓活的不可先定主意故曰徙○王觀濤曰主忠信不是立基趾而徙義則日加積累之功○方文伯曰忠信之外非另有箇義、即忠信之化裁合宜處徙義非于忠信上有所增添只這點寔心渾全無缺是不減即是增有日積而不自知者○林次崖曰主忠信是寔欲為善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無忠信之寔心雖欲徙義竟無寔事有忠信之寔心而不徙義徒守箇樸寔頭而已更不

能有進步處○吳無障曰以主忠信先之、為徙義地耳蓋不自有真切意念、做不得真切工夫○陳定宇曰德日進于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朱子曰溺于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為可以隨已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于胸中、虛用其力于所不能之地、而寔無所損益于彼可不謂惑乎○孫淮海曰生死有定命、只着箇欲字便是惑○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開說下是合說、如愛之直欲至其生如惡之直至欲其死、重在兩欲字、生况倏愛之而既欲其生、倏惡之而又欲其死、重在既又二字上、註則惑矣、與惑之甚、只總見惑者、或也、置其心于或然或不然之境、而靡所定主、故曰

感○薛西原曰生死舉重而言窮通得喪皆其類也○李衷一曰惑以心辨言與于造化生死之權無預○知道惑即是辨不須復說辨之方

當其愛時則欲其生一旦惡他則欲其死兩之字分明俱指此人則倏愛倏惡意已具下只疊上語耳既字又字只要形容地惑亂意出非有兩層

### 齊景公問政

吳無障曰景公問政不是泛問蓋公患陳氏也夫子君臣父子正暗指時事告之景公便自覺得時事不好一聞其言不覺凜然感動○李衷一曰景公到此田地念禍亂將作自

家寔無可柰何然徒然驚怕殊無奮發處其不用孔子云即于此決之○姚承菴曰此即正名於衛之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然有責成景公意在○王觀濤曰君臣父子皆名也君成箇君臣成箇臣父成箇父子成箇子豈不是正名○馮厚齋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父則子可也○張太岳曰國家雖富米粟雖多吾終不能安享以國之滅亡無日也

### 片言可以折獄

李衷一曰明決云決獄中緊要事然由能折獄却重在忠信邊即無宿諾可想蓋明決雖人不能欺而人猶未忘欺之惟忠信

而明決則片言折獄矣○輔潛菴曰忠信以孚于平昔明決以  
斷于臨時○朱子曰片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治  
獄之道兩造俱偏曲直未分即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  
所謂折也○輔潛菴曰片言折獄非可取辨于言也所以養其  
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未言之前也○片言  
折獄不是子路的是事乃虛借其詞以贊之可以二字當味○  
蔡虛齋曰忠信明決茂得廣無宿諾是其中一事然子路之全  
體因此可識○程明道曰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王觀濤曰  
無宿諾以平日言踐諾見忠信急踐諾見明決由是以之折獄  
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

### 聽訟吾猶人

陳定宇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  
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爾○湛甘泉曰聽在訟  
後聽之曰法也化在訟前化之者德也○王觀濤曰聽訟兼明  
與斷說吾可猶人其不足貴可知○張南軒曰記者以此承上  
章見由之道為未弘也

### 子張問政

饒雙峰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政之條目○朱子曰居之無倦  
者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  
事○要着寔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又曰若是有頭

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蔡虛齋曰人情有初鮮終故始終如一重在忠字常情外然內未必然故表裏如一重在裏字○陳定宇曰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不欺之謂誠○馮厚齋曰子路勇于行慮其不能繼子張力浮少寔易于始勤終怠故竭兩端告之

### 君子成人之美

夏九範曰成者其人美有端緒因為替相扶翌以成之若平白地教人為善如何下箇成字○林次崖曰誘掖獎勸是成裏面字不可就當成說○高中玄曰成人之美非獨誘獎勸而已人有善而未遂者必為遂之即其人善事未必成而吾苟可為之

力者亦必委曲成就之惟恐其人不為君子此君子之心也若小人則不止誘人為非黨人為惡而已即其人善事已成而猶待後人之幫助者必多方貶毀之惟恐其人做一好事此小人之也夫国家用一君子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之善為利更無窮用一小人不止獨被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噫慎之哉○方文伯曰成美必不成惡原是

一事事

### 季康子問政

蔡虛齋曰正人與治人不同必正己以正之如云格君心之非格者么物之所取正也○政者正也且虛說言必九事一稟于

冊四書行言  
正毫無所僭踰毫無所偏頗有做個樣子的意思方謂之政也  
合着正已略帶正人語意要切康子上○吳氏曰書云表正萬  
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吳無障曰上下交相  
畏者也上有畏其下之心如所謂赫赫具瞻者然後下有畏其  
上之心如所謂有耻且格也孰敢二字可味與大畏民志意同

季康子患盜

輔潛菴曰上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賞之不竊  
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人只為欲心勝便埋沒  
了這點羞惡本心故不難為盜若上果澹然無欲則本來不欲  
的念頭人孰無之雖賞之使竊又誰肯竊故弭盜不如弭心○

董思白曰上有欲心明是教國人以竊此盜之原也苟清其源  
何患不化只凌空說意方見渾融○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  
寡四分三室未以為足且納宮僕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為盜  
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  
勝其欲以至于竊蓋無怪其然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徐倣弦曰以德化民猶恐藏身不恕而乃先以欲殺之心橫于  
胸中則殘忍之機動而惻怛之意微豈惟不能化民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林次崖曰民罪至死者當殺無疑何須問此云欲  
殺無道是罪未至死者耳○非為惡人妨害善人故欲殺之以



成就有道謂人情怕殺庶幾一警百使民趨就有道耳○韓昌黎曰去其不如舜者以就其如舜者語意本此○王觀濤曰民未向道而我使之趨而就非民先向于道而我成就之也○又曰子為政三字不虛即主張在手意子欲善欲字猶云真心好善也此與上章不欲字俱就躬行上說○方文自曰欲善民善言子只自家欲善而民自感孚正形容從欲之妙不假驅率也君子三句又以上下感應之神緊○足上還重感一邊○書云爵罔及惠德字中善惡俱在故曰道與德為虛位德原不以躬行心得言風行草偃只借說正意就在內

子張問士

王觀濤曰子張不是問如何叫做達乃問如何方能達也據下文他自以邦家必聞做達但不知所以致達者操何術而可註漁孚子人而行無不得乃朱子以正理解非子張口氣○人各有所見倘見解或謬恐其立名非真故先問明他所認為達者方可以達告之是聞非達只虛、辨別勿就提出誠偽末○朱子曰達是退一步底早遜萬望不求人知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吳無障曰自古聖賢論道術論治術全在真假上辨是非所以維持世教挽回人心全在此子張認聞為達路徑已差夫子要他舍那一邊走這一邊甚費推移撥轉之力故深嚴聞達之辨如此

又曰達以質直為主非質直則好何從生便有襲取之病非質  
直好義則觀察何從起便有長傲之病達也者本弊豁然大通  
天下無隔闕之處若世故有窒叫不得本弊大通聞的人也有  
許多精神只是都用之于世故上○又曰質直是大槩說不專  
主內言三句總渾、形容篤寔近裡氣象若分別名色如何立  
心如何制行如何待人接物便非語氣○又曰所行合宜與別  
處因時制宜不同言只就素位中○所宜做底去做更不奇、怪  
怪丟起本身○別做一樣驚世駭俗之事○齊氏曰以質對色一  
真一假以直對違一順一逆○朱子曰質是朴寔直是無偏曲  
好義則事、區處要得宜察言觀色乃是要驗吾之是與不是

今人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于人寔去做工夫也為學須是自  
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慮謂思之詳審恐有所不知竟  
也○林次崖曰內主忠信只是個寔固寔也一直做去而無  
偏曲之寔也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有行了○方文伯曰質直  
好義說者絲、有以忠信分貼質直者有以質作主直作忠信  
者又或以註所行合宜所為義外者不知搃此誠慤無私曲的  
念頭而又事、當理以求無愧于此心則所行與吾所存相合  
義何嘗在外○質直好義有兩層蓋質直者容有不合其宜故  
要好義若色取仁則行未有不違者無兩層故不可以色取仁  
對質直行違對好義○思慮下人要模寫他小心謹畏自付自

疑惟恐有忽畧之意正典無忌憚相反若不把居之不疑照看  
雖非同人眉睫揣人意旨亦似周旋人事一邊非全然朴寔境  
界說者或以謙恭解之誤矣○金仁山曰卑以自牧如牧牛然  
常自牽轉不令放逸○朱子曰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然  
以之事親則得親以之事君則得君以之交朋友則朋友信此  
在邦在家必達之理

朱子曰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在皆色取仁而行違也  
占外面地位濶了裏面填不足○色取仁正對中心安仁者言  
外面裝做仁的模樣而所行實背乎仁所謂似忠信而非忠信  
似廉潔而非廉潔也時說欲做行與心違是本文于行違下缺

一心字矣且色取中已見非其本心何消渡贅○方文伯曰色  
取不于義而于仁正為義主嚴正恐落○雜合而仁近和柔若  
款子易親然曰色則非其本質曰取則非真好正典上相反○  
王觀濤曰彼非不欲假于色併假于行但事○合理又無以自  
便其私故不竟違去了着寔處畢竟全假不得○饒雙峰曰色  
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使其中心稍不自安其  
務寔之心猶未盡喪也惟以仁自居不疑決無轉頭的日子○  
林次崖曰彼欲瞞人使人信之也若先自疑則人不之信矣原  
來這人是合下立意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勢不得已  
然後做也○牛春宇曰居之不疑即久假不歸惡知非有連自

家也不覺認做為真了何况別人○夏九範曰達者于人愈親  
近則愈信愛聲譽不足言矣聞者止欺得不相知的此其異處  
樊遲沒游于舞雩之下

徐岩泉曰德字或字慝字皆從心聖賢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  
○陳定宇曰惡之形外者易見匿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湯  
霍林曰以從游猶問及故曰善哉問此等處可想像其光景○  
王觀濤曰做崇德的工夫便是事真能崇德便是得先是急  
加工後是全不計較先事則有真積之力後得則無正助之弊  
故曰所以崇德○又曰德已宅于廣大而慝又是其不及檢處  
德已遊于高明而慝又是其不及竟處故崇德而兼之修辨乃

見其切于為己○朱子曰人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  
先計較此事有其功效既有計較便專為利不復知事之當為  
矣人若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見高遠○蔡虛齋  
曰先事後得只是心力專一工夫無間必有事焉而勿正底意  
朱子以意思高遠未說崇德又是一意○夏九範曰先事後得  
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朱子曰總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  
○吳無障曰攻寇目不他視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  
縮手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正用志不分也非不欲分  
不可分也修慝是刮垢見光一層刮一層此是用力之語○又  
曰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修慝者用力拿住須

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會得但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改自是無暇○王觀濤曰說箇一朝之忿便非終身不可解之讐儘可忍耐今却死與人鬪豈不是忿○方文伯曰忘身及親只形容他偏見執迷即身且不顧併親心不知而一味為忿所逐心不通世情不知輕重的話非真謂殺身之禍及親心非謂傷身而辱及其親也○輔潛菴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所在故惑

陳定宇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

樊遲問仁

吳無障曰仁非煦之謂須真正愛人乃謂之仁智非察人之謂須真正知人乃謂之智要看得實用力意○愛人知人是心躰發露處雖曰仁智之用却不必說因用識躰○朱子曰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董思白曰當遲問仁知時他已泥定仁自仁智自智有此先入之見于胸中故雖夫子之說躍然是箇智以成仁而到底不解直自子夏言不仁者遠然後知其兼仁智而言○姚承菴曰仁雖渾全一箇惻怛之心而此心却自有分別知人原自無妨于仁○李秉一曰樊遲未達之意把問仁

列傳口書教言卷十下論

四

冊補四書微言  
去過只疑智之妨仁一邊併夫子能使枉直之言都做智看謂  
既知其孰枉孰直愛便行不去不知就能使二字便見智有轉  
移曲成處是仁不必盡舉無錯乃為仁也遲問子夏分明見  
夫子畢竟要分別枉直不免要用舉錯其初智妨于仁之疑終  
未洒然○吳無障曰能使枉者直言上之人明於枉直如此吾  
若終于枉安能瞞昧主上之明鑒而濫與其爵賞故皆化為直  
隱然有智以成仁意在○方文伯曰舉固是愛而錯亦所以善  
用其愛舉錯雖非仁而能使枉直則智之所以巧用其仁遲宜  
未能解此勿照註分別智仁出來○杜靜臺曰子夏選舉之說  
只要他智字明白而仁則但渺茫猜度以見富哉言乎之意○

蔡虛齋曰不仁者皆化為仁只在眼前但既化便若不知那裏  
去○方文伯曰此章只論仁智合一的道理其舜與湯不過借  
來引證不得把帝王做主○王觀濤曰子夏名偶然意會到此  
未必實猜着兼仁而言

子貢問友

方文伯曰忠告者盡吾一點成就斯人的心而開陳真切所謂  
至誠以感動之也至其所告之詞又婉轉委曲和順從容善道  
不出忠告之外○蔡虛齋曰不可非不聽也言不可以忠告善  
道也○林次崖曰心在我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可止○問人  
有過告之而不受奈何○朱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使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  
無自辱矣○王觀濤曰以數見踈即是辱而曰自見我自取  
之也○胡五峰曰能攻人寔病者至難能受人寔攻者為尤難  
○楊慈湖曰不可而不止之忠愛矣而失于過是謂私欲故聖  
人止之

李衷一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諒其人不可告且止而不言  
若數則不惟重友之過且使友以得罪見絕無可望矣始終  
是欲成就之

君子以文會友

王觀濤曰以文會友是以詩書六藝之文會聚朋友來共講習  
討論非只空會友也仁是本心之德以友輔仁則藉其薰陶  
使天理日長資其切磋使人欲日消其所得于友者大矣○陳  
筠堂曰文者仁之精華仁者文之根本以文會友何嘗不講究  
此仁以友輔仁何嘗不寔踐此文○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  
相觀而善功夫多○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  
道益明○顧涇陽曰以文會友特輔仁中一事以友輔仁則所  
指者廣矣不專靠以文會友

吳無障曰君子之會友不徒燕僻而廢學固必以文矣然非  
徒以文正將取以輔吾仁耳不然誇多聞靡無益身心豈君

子會友初意哉見文藝其所輕而進德其所重也○王觀濤曰為仁者即向往已專主張已定而或以講求不精夾持不力往之不成究竟今惟共証于文而即以交修吾德則言語文字之粗總為 鎔德性之助何文之非仁何會之非輔哉如此串說以友字方不閑

軒天聖曰是資其性勤勤以必自能其利于文皆信命非只空之會文也○是本心之誠以文轉以原謀其薰陶王觀濤曰心文會友是心藉書六藝之文會學即文未共經

刪補四書微言卷十一

子路問政

王觀濤曰上言政本諸身下言政要諸久常常先勞便是無倦是不益之益也○饒雙峰曰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憚其難先勞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徐巖泉曰先之勞之不惟觀感得力且率作之際事功十倍○林次崖曰先之即道之以德意勞之依朱子以循行勸課說○湯霍林曰先勞不但在身上做工夫俱要根心裏說無倦亦只是常守其心○吳無障曰不待政後要無倦當勇猛之時須自有節勿作倦之媒也若精神廢於前勢不淄不倦于後○問勇者喜于有為如



何又易得倦焦漪園曰喜于有為只是箇意氣程子云這一點  
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  
無倦

仲弓問政

方文伯曰此章總是個識太體其因仲弓之問而告以大公無  
我之心要亦舉賢之大體也只逆行簡二字發來無非成饒他  
個簡重之資耳○為政怕煩瑣凡事俱責成於有司教他先去  
料理我後方可考其成功○吳無障曰小過不赦則人無所舒  
展但小字看得活無心之過雖大亦小有心之罪雖小亦大○  
徐傲弦曰赦與宥不同宥則輕減之而已赦則直赦之而不問

也○王觀濤曰舉賢才還是舉而進之於朝即古鄉舉里選是  
也不限定舉作有司

或云小過不赦即有司且避罪不暇何況其他陳定宇謂有  
司如不稱其職又當別舉才德者充之俱根先有司說

吳無障曰舉賢才的事我與天下渾合公同做去不問我不問  
人要期賢才之登用而已須認定大公不私意說○饒雙峰曰  
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未嘗  
求以盡知自無往而不知○爾自舉爾所知人各舉人祇知何  
煩搜尋人所不知爾舉之爾所不知人舉之決無遺漏俱要與  
為知而舉相應說○徐玄扈曰人其舍諸非謂薦之于我也即

冊補四書微言  
人引人得之意

衛君待子而為政

吳無障曰凡人無故發問必先有一段主意橫於胸中蓋欲探  
夫子肯仕衛與否也當時衛輒拒父難道子路道他平日  
識見真以為沒要緊雖仕衛無妨一見夫子說正名便知暗指  
公輒時輒已立十二年矣故直視為迂此是他真心發見處夫  
子名不正以下汲著其緊要以及迂字之意○子路意夫子得  
政于衛何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  
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不知事理所在確然不易子路特未之  
審思爾○徐徽絃曰當時使夫子執衛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

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立郢朱晦翁之避父及近世陽明所  
謂感化非不為衛處分然終以己度聖人聖人神化莫測恐未  
必如是也○王觀濤曰為政屬衛君不屬孔子待子有委心而  
聽意不作虛位以待說據固拒父等事孔子決不明言只宜含  
蓄○饒雙峰曰是事七要正名君臣父子其大者○袁了凡曰  
孔子正名曰必也曰乎一決一疑正我必用此而衛雖用此之  
意○方文伯曰正名事是決做不來的夫子曰必欲正名非但  
不與輒亦即明示以不欲仕衛之心也子路曰奚其正非謂何  
必正名如云怎麼能正得○王觀濤曰野哉只是粗浮不精細  
急處少沒容闕如者蓋不敢輕議天下事也○鄒嶧山曰名一

不正下五者流弊一齊都到非有先後次序○林次崖曰父也  
名之為讐祖也名之為父於理通乎故曰言不順說出來既不  
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讐興兵拒他把祖來做人父承其國  
豈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又曰不是事不成就便是事成就  
也不成箇事體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吳無障曰名不  
正以下一步緊一步只要見正名有闕為政如此興禮樂非制  
禮作樂之謂只是那和序之理運行於百凡事體之間○鄒嶧  
山曰禮樂是正那事的理事不成則連那理也沒了○問事既  
不成如何又得施之政事曰事不成只是據理而言言其無可  
行之理也施之政事之事與事不成之事不同○朱子曰禮之

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刑罰宜其不中○李九我曰禮樂  
刑罰皆由名分而起如喚作父則行父子之禮喚作祖則行祖  
孫之禮犯禮者有刑刑準乎禮者也如今犯父與犯祖罪不同  
科苟名色不正至論刑之際欲送犯父律乎欲送犯祖律乎執  
有罪之子而以孫罪當之出入輕重俱失其平而民疑惑眩瞶  
何所措手足○吳氏曰事失其理而不和則慶賞刑威無一中  
節獨言刑罰者舉其害之重者言之○言事禮樂刑罰諸家俱  
以父子祖孫言只借來做一話頭仍宜寬說○姚承菴曰故君  
子節只一氣說下總見慎重之意就中看出緊要只在正名○  
王觀濤曰前是反言名之不可不正此是正言名之當正無兩

意○吳無障曰必其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於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其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于正名不緊切矣○董思白曰名可言上可行是斷然折不開的須一股說方於言無所苟不煩饒舌○湯霍林曰故君子二句只承上起下之詞不重語意只歸結在言無所苟上蓋言所以稱此名也有此名必有此稱名一不正則明知其不可言而不免要出之口是即苟且言之矣本文所字正指名而言謂名正而言自無所苟也言既不苟則事必順而禮樂刑政皆不苟而已矣三字正收拾一篇之意○林次崖曰名不當其實名便不正然考其實父原不是讐祖原不是父

其實都不是故曰無以考其實也

樊遲請學稼

方文伯曰樊遲見夫子志在四方終不得民而治不如避世為高所謂不得於朝則畎畝意也不知聖人心存天下安肯甘農圃以沒世故兩拒之下言吾儒之學自有經濟天下的大道理正是達而在上的事業只以大人之事壓倒小人故曰為用稼○稼圃之事士人原不羞為但欲專心學之便自不可老農老圃自然精于此道即說夫子不如何妨况夫子不足樊遲亦是故意如此說○本身不能自處以敬民安得敬他自家做事有不待其宜如何得他心服上邊人已不自信實小民那肯輸情

俱要有一段真心去感孚之頃着重三好字上○李九我曰敬  
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此豈儀文度教法制禁令簿書期  
會上討得來的頃真好始得○王觀濤曰舊以上民字指近民  
下四方之民指遠民看莫敢不三字已包遠近在○焉用稼不  
必說代耕有人只我自有大道可用以收拾民心稼圃非惟不  
屑為亦自不用為矣

誦詩三百

朱子曰詩中所載如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  
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  
於事業者莫不悉備如何于政不違○饒雙峯曰達與專對非

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倪伯  
昭曰不達就行上說謂其不能隨方而措置也非特不通曉而  
已○方文伯曰不能專對必待介紹協贊不能自家以理折服  
人亦不說到強取禍柔取辱上○李秉一曰只緣平日於詩隨  
口誦過無躬行體驗工夫故無發揮之用耳○林次崖曰以訓  
用為只助語辭言雖多亦何用

其身正

王觀濤曰為人上者令民為善亦不可廢但身為本耳○王宇  
泰曰上欲使令行禁止全靠自家一身做標準初不在禁令上  
王事聖嘗為余言做官衙門前滿壁告示決然是不會做官

的書之為徒令者之警○淮南子曰人主立法先自為檢式儀  
表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薛西原曰先王之治詳于德  
而略于法知法不足恃也後世令愈繁而民不服而君徒增修  
其法令不知天下之亂何時已也○姚元素曰行者是彼由我  
而行有感化之意泛者非要他來送我有勉強之迹

### 魯衛之政

蘇東坡曰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  
哀公孫於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方文伯曰魯之初尊上而親上衛之初明德而慎罰雖謂克  
尚之兄弟亦可○姚永菴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

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要渾然不露○王觀濤曰看後衛公  
子與子遄衛兩章仍是想魯衛之國好邊居多○正為周公康  
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嘆其象總是惜他的意思

### 衛公子荆

王字泰曰公子荆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特其世祿之家  
又能樽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荆始願不及此  
也夫子稱之亦以風當時之世祿枯侈成風者與○李衷一曰  
公子荆之富自是其本分應有的假如欲厭而逃之如陳仲子  
矯節甘貧却又未善知足一念只淺在居室上說了凡謂公  
子荆胸中泰然入道之本其美子荆覺過○方文伯曰始有

冊補四書微言  
時尚未合他却認以為合而安之所以見他知足曰完曰美亦  
然○姚承菴曰三曰字只形容他心裏的口氣三苟字猶俗云  
將就歇的話頭○蔡虛齋曰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正見  
荆之知足處○宋史李沆傳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第維因語  
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  
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自求稱足

### 子適衛

方文伯曰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  
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去浚削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  
加之也○饒雙峰曰田里是富之源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

歛則過取于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然學雖設而  
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何自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兩事相  
因皆不可廢○王觀濤曰兩言何加見聖賢惓惓為民之意○  
董思白曰能富則庶之民幸可以相生徒富則庶之民尚難以  
相愛故富之未已而又須教之

### 苟有用我

朱子曰救亂世如調理久病之人豈有旦夕健旺之理可者興  
氣起廢革故鼎新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  
化行俗美所謂至于道也○又曰聖人為政一年間想見以前  
不好底事都革淨盡○葉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

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  
會齊人遂歸魯侵疆蓋每用輒效如此○人方謂夫子經年不  
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而夫子則試之即有近功行之空  
有實效○湯霍林曰當時亦有用夫子者惜不能久故云苟有  
用我期月便已可了然特僅可耳必至三年庶幾有成蓋恨不  
得終三年淹也○蔡虛齋曰紀綱布方是僅可非謂紀綱僅可  
也

善人為邦

王字泰曰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已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  
之思又思得數善人相繼為之故有百年之語或謂自知不為

大行而思見小康非也○王觀濤曰夫子見世人以殺止殘故  
思善人久道之化非不足之詞○又曰人非生而殘暴特習于  
不善而無善者以馴其不肖之心故殘不勝而殺不止○問民  
化不用刑殺乃聖人事朱子曰聖人後斯來動斯和民日遷善  
而不知為之善人定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  
亦能使人興于善○饒雙峰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  
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能勝殘所以可去  
殺謂之亦可者蓋善人力量只得到此地位

如有王者

方文伯曰王道原無近功曰必世後仁蓋難之也○饒雙峰曰



冊補四書微言 卷二十一 九  
仁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百骸無少痠痺相似○胡雲峰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使不至死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蔡氏曰仁必自中作而非自外入是以聖人不急迫以期其必仁而每漸摩以俟其自化

苟正其身

當時政在大夫壞法亂紀殊甚故發此言泛政內有正人意在據前康子問政幾章正人通指民說○湯霍林曰惟我將泛之以為政乃知上邊還有人

冉子退朝

吳氏曰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哀公十三年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而不渡以告矣○董思白曰分明見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政乎但須說得含蓄吾其與聞便有獻可替否有裨魯政意在○王宇泰曰此非責季氏之僭責季氏之專也○王觀濤曰冉有所議的是國政夫子故意說他不是以諷其私議之非○焦漪園曰議於公朝恐為公論所屈而不敢發且或幾事不密而害成也○夏九範曰禮之所云親亦指國家非常大政在朝臣所不能決者而言若

一一與聞則與在位何別

定公問一言

饒雙峰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世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方文伯曰此章總以君心為主心之敬肆乃邦之興喪一大幾頃抑揚重興邦上若不顧言之善不善而一味莫違則驕縱淫荒未有不至喪邦者也篇中只惟其言七字是君之言其餘皆是人言○董思白曰以君道之難而臣欲為之者難故亦不易如此婦重君說○四幾字有作庶幾說是期望意有作幾微說是介乎彼此之意又齊其庶幾處解作近辭乃知期字不可執殺只做取必字

看便融如知非徒心上曉得實是惕然警省凜然擔當註戰兢等語總在知內即此知為難一言含蓄無限意味○吳無障曰知難則知無所不難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王觀濤曰唯言莫違正是為君可樂處如其善二句輕不過引起下文云只如此亦似無害○蔡虛齋曰不亦善乎語意從容如有未盡然之意○國語晉文公問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葉公問政

莫中江曰近悅遠來言為政者當使民如此却不是效然使之如此必有致之者矣被澤聞風在言外聞非聞近者之悅乃是

聞為政者之風○問政而告之以此有引而不發之意人當思其作為如何○黃勉齋曰如有意求其悅且來必有不悅不來者矣○董○曰即近悅矣而遠者不來亦是政之未善

子夏為父宰

吳無障曰遲速大小之間是為政第一緊關處一不慎至于見小欲速則必不達而大事舉不可成流弊可勝言哉下只申上意非推原口氣○王觀濤曰無欲無見全在心上戒他達者由此通彼之謂○林次崖曰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待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救車墮馬傷足而反不能到矣○徐倣弦曰萬全之利以小惠而棄者有之數世之害以

小利而不顧者有之故君子寧以一物不致其澤為已病不以一時之利為已功

鮫雙峰曰見小與欲速相因只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急不得

葉公語孔子

父子相隱發乎至情而不背于理蓋天下原無天理外之人情也直與曲對當隱而隱絕無委曲何直如之蓋無心於直而直即在曲之中矣○呂東萊曰子之證父先有證父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弟之紛兄先有紛兄之曲不必問其所證之事也○蘓紫溪曰相隱中須知有義方之訓幾諫之道在但不以

聞於人播于衆故曰隱○朱子曰苟順其情而皆可謂直則霍  
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  
情而反陷于曲矣而可乎○高中玄曰聖人之道虛靈活潑不  
滯方隅是故不以無不知為知而以自知為知不以無不言為  
直而以隱為直蓋徑指其精魂所在形魄不足言也後儒于虛  
靈處為之填實其去聖人遠矣

樊遲問仁

朱子曰聖人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之類  
是也緣恭則心自不放○又曰這箇道理湏要到處皆在使生  
意無少間斷方好○李衷一曰仁渾然而已無可指名試看恭

敬忠時心中無一毫夾雜走作即此是仁不是持此以檢束此  
心方是仁○饒雙峰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  
着箇恭及至事來此心若不在事上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  
于接人此心湏視人猶已不容欺偽所以着箇忠○陽明謂主  
一無造若一心在事上則當飲酒好色時亦便一心在酒色上  
成甚居敬工夫而或者謂燕饗好逯亦自有天理上所不容廢  
者但其謂主一只是主理若不一心在理上有事時便逐物無  
事時便着空則名言也○王觀濤曰恭亦是根于心而發之容  
敬雖主于心而亦寄于事不可截然分貼中外說○只說到處  
要恭敬忠無時無處可棄得雖之夷狄必于是特甚言之耳○

五月林曰合恭敬忠是工夫之全又雖夷狄不棄是工夫之密必至此然後心存理得而為仁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士

姚承菴曰子貢人品甚高豈是每問愈下渠見當時廷政者以士自命心竊不滿焉故先問士夫子說行已有耻而次以孝弟又次以信果則知士非行誼果不足列于士君子之林也至問今之從政而第曰斗筭之人子貢之疑釋然矣○素子凡曰賜也達其才足以有為而夫子欲其不為故教以有耻并下二節亦是行已中事○王觀濤曰當操行之際常提撕一點耻心而以綱常名節自砥礪至不辱君命亦根有耻來不依阿澆忍以

德而于主君之命有光有招不來麾不去的氣槩○朱子曰子貢屢問其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又曰孝弟一等人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人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林次崖曰此孝弟只是一端非如堯舜之孝弟故謂士之次○如但外邊人泛然稱他容有暴得虛譽者惟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定然不妄乃見實德○徐巖泉曰小人不是器量狹淺只是拘泥見不到大處○以硜硜番天地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不徒曰小人而必曰硜硜然小人蓋不與小人肖其情而與小人類其象也不然彼必信必果小人有之乎即一然字可味○李卓吾曰言必信行

必果也只為不肯無耻○王觀濤曰信果何病之在兩必字不  
必則變化無方故大必則執一不化故小斗筭主器量容受說  
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故以斗筭借言○徐玄  
扈曰春秋人材亦極一時之盛只是行已有虧作用處出之無  
本耳夫子曰斗筭即譏管仲器小之意勿謂聖門所棄便爾一  
筆塗抹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

朱子曰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  
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徐徹弦曰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  
骨然論其規模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饒雙峰曰狂狷各

有過不及于過處裁抑于不及處激厲則皆近道矣○耿楚侗  
曰狂者行常不掩不似今人言清行濁言行都不相顧只是他  
應用施為未免踈漏耳造就裁成來于斯道便擔當得起狷者  
雖是規模窄隘然視世間不繫的事真是不使加身使涵養擴  
克一步便可靠他撐持得住夫子所以思之若謹厚之人委靡  
不振只自家安頓一身則可如要他興箇志念進于聖賢終是  
靠他不得

南人有言

倪伯昭曰此戒人無恒即夫子思見有恒之意○吳無障曰恒  
德一喪無事可為柰何不警于易辭而以無恒為戒哉通章只

是一意莫分立業遠羞看○李衷一曰恒是聖學始事人多把  
做不徒業看了不知夫子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意非是引易  
以證入言也○王觀濤曰恒德即恒心也○一切浮念皆無常惟  
真心有常故名曰恒○南人把巫醫看符重夫子善其言却是推  
開說○不積誠以感格則鬼神置諸渺茫不精心以專攻則死  
生懸於呼吸無恒之不可以此○焦漪園曰恒字左從立心右  
從一日乃立心如一日也○朱子曰或者不知其何入之詞承  
奉也如人送羞辱與他○徐玄扈曰不占只重取羞不重占上  
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此故特提醒之使知無恒取羞雖欲  
不恒不可得矣如孟子說愛身不若桐梓使誠思悖謬至此雖

欲不善養亦不可得矣○聖賢只將箇占字思字輕輕打動他本  
來惻念之念合自以意不是着實教人去占與思也○吳無障  
曰不恒其德二句此占辭也不占言其胸中未嘗有此占辭殊  
無警省之意

君子和而不同

王觀濤曰和同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說與周比就同愛  
處說者不同但君子與人心合處是合以理小人與人心合處  
是合以私○林次崖曰和是以道相濟此唱彼和不相乖違總  
是主于義理雖和中有不能相合處亦是各執一理特一時所  
見之偏故註云無乖戾之心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

是以意相徇彼是亦是更不論箇道理惟群然不敢違異故曰  
有阿比之意言但以私意相阿奉耳○朱子曰和是公底同同  
是私底和只這一事而自有公私○蔡氏曰和雖與物無忤而  
自有節制勘量之意其曰不同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  
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夏九範曰君子即同亦終是和小  
人即和亦終是同頃如此看比周和同驕泰皆毫釐而千里者  
○馮厚齋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為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  
無分別也○朱子曰小人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便分箇彼  
已故有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

又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

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如韓  
富范歐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卒未失和氣王呂章蔡父  
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也

鄉人皆好之

馮厚齋曰夫入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若鄉人○王觀濤曰子  
貢但稽其好惡之同夫子却稽其好惡之類只在混與別之間  
未可是未定意與不可不同前之未可安知非同流合汚後之  
未可安知非詭世戾俗○兩何如俱就好一邊說皆惡根皆好  
來言鄉人既無公好決無公惡所好者既不賢則所惡者必賢  
也○真西山曰制行之美足以取信于君子而立心之真又不



苟同于小人其為賢必矣○王觀濤曰善者好其同已不善者惡其異已故合之則人之有善無惡可知○吳無障曰不善之惡本是無心却君子採之以觀入便成在我之公此見聖人藻鑒之妙○梁無知曰今人只見一二人說他不好便群然為吠聲之犬矣子貢亦深知鄉人眼孔未可與論天下士也

君子易事

輔潛菴曰君子持已甚嚴而待人甚恕小人治已甚寬而責人甚刻君子悅人之順理小人悅人之順已君子隨才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而卒至無可用之人○方文伯曰此章以君子作主頌重一道字君子不求順已而求順道

故我不為天下用而善用天下若不以道而悅是開俸門使人不以道又塞賢路此豈居人上之體小人只拖說○王觀濤曰事是求副其任使悅是求得其歡心○易事難悅與下一氣說去若做解說上文便似推原○吳無障曰悅以非道任是巧佞百出不能中他却到使人又略不求備此是易中影出難中影出易來有相形互說之妙小人亦然○湯霍林曰不悅處不是欲阻奔競與他心裡自然不投器使處不是欲開賢路他心裡自然樂取

君子泰而不驕

朱子曰泰是沒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張南軒

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然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或有之蓋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方文伯曰看驕泰以失之規泰與驕類却只仁有心無心上分別小人縱着意強制畢竟不是自然而然○薛敬軒曰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徐敬弦曰君子坦蕩即泰也小人長戚戚又與驕相反何也蓋小人內境多隘驕與長戚戚不同皆其隘者為之也

剛毅木訥

方文伯曰仁是人之本真柔懦華辯的人汨沒世味把本真都壞了惟剛毅則物不能勝心體可以常伸木訥則神不外馳心

體可以內斂故于仁為近○王觀濤曰毅更耐久與剛有別○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氣象○又曰聖人非教人于此體仁乃言如此之人于求仁為近爾○胡雲峰曰加以學力則不止于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咏于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至于發之剛毅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之氣不能自克故夫子箴之○王觀濤曰勇則氣浮未能切切勇則踈略未能惻之勇則亢直未能怡怡只總言士之氣象當如此但皆子路所不足○朱子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

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徐儼弦曰情意恐其未孚故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切切如也言論恐其未悟故多其說以導之若是惻惻如也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戒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怡怡如也此等氣象與行行如迥別○吳無障曰涵養更在切切惻惻怡怡之前○李九我曰朋友亦有怡怡之時兄弟亦有切惻之時此云然者亦如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皆本來道理如此初無截定不容相混之意蓋此皆養成好德性豈有賊恩善柔之理○王觀濤曰朋友非無恩也而義居多兄弟非無義也而恩居多要須善看○西泰子曰友于昆倫邇故友相呼謂元而善于兄弟為友

### 善人教民

王觀濤曰善人天性慈祥與兵家尚威武相左然能消民囂凌驚悍之氣于肌髓之間非武健吏所能辦○又曰教民非教以即戎只是平時教誨他一旦有事驅之行陣則諳節制奮忠義而知方效死不亦可哉只論理可以如此非限定七年即戎須重孝弟忠信邊說○陳定宇曰善人有忠愛惻隱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且必七年而僅可即戎兵可易言哉

### 以不教民戰

王觀濤曰民豈生而習于戰所謂訓練之而因以生全之者端在教之則怯可使勇勇可使忠若用不教之民去戰則耳目素

與旌旗不相習手足亦與干戈不相練而忠義更不可知是謂棄民于死地也○王遵岩曰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修盜寇攘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于不教之戰循習以為固然而不知為上之無戒也○董思白曰以不教民戰想亦世無善人故至此○朱子曰總教他習武事浚來所教之人更務生事其害不淺古人却先教之孝悌忠信而浚驅之於此所以無浚來之害

憲問耻

季九我曰憲性狷介謂人當無求於世夫子遂知其意言穀不足耻不啻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耻也○王觀濤曰不必偏

重有道只平平說去而輕重自見覺語意渾然○問憲豈不知邦有道穀可耻朱子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邦有道不能為為只小廉曲謹濟滯甚事○又曰人有不為也而浚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鄭申庸曰若說有道無道皆要有為則只云徒穀耻也足矣多着有道無道字何為畢竟註說為穩當

克伐怨欲

胡氏曰克伐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饒雙峰曰病根在一欲字有

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諗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林次崖曰忿一時就過恨常歲在心即忿之晉也○程子曰今  
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不可惡也○朱子曰克伐怨欲已  
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只過在  
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王觀濤曰不曰乎而曰矣原龜  
已九分信是仁了○吳無障曰不行與四勿全不同四勿于天  
理人欲上覺察一點便化不行是人欲已發之後如湍流已也  
而隄防之又如以石壁草石去渡生曰難者猶今人言好喫力  
工夫此是不足之辭不待乘間竊發然後未仁即此藏蓄于胃

中而未化已非仁者渾然之境矣○饒雙峰曰拔去病根有兩  
說○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  
法○李見羅曰求仁之方只是去人欲存天理更無別法原憲  
是刻苦做人者克伐怨欲一切剗制直欲迴斂倒之灑使不得  
行是其着力處固叫做難而其喫力處么叫做難子夏之交戰  
而癰病么坐此故由前之難其所着力處即其所得力處由後  
之難其所喫力處即其受病處○袁七澤曰今人多在靜處  
做工夫念起即擬放下少得片時念不生便以為快不知正是  
昏沉耳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  
得更欲教誰不行○朱子曰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

冊初四書卷言 卷十一 論  
不行如薄伐獫狁至于太原便逐出境而已○又曰不行只是  
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  
之心都除却所以氣象迥別○林次崖曰天理渾然自無四者  
之累聖人不曾說出

貢受軒曰原憲何等篤實肯自瞞本心他不行處乃是除欲  
不番根所以不滯為仁者只是欠頭腦苦在四者上要一  
切掃除別求一箇清淨心來流行運用如何可滯故曰難聖  
人之學易簡不做難事○徐玄扈曰不行與四勿有甚分別  
何緣便斷他是強制聖人以為是誠難矣然要看本原處如  
何若其不行出于自然便是仁若出于勉强便未仁而其自

然與否未可知則仁與否亦未可知也不知是未定之辭  
士而懷居

胡雲峰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王  
觀濤曰居不止居室凡一切適意之境宅身其中有令人戀  
不忍舍者皆居也○林次崖曰士而懷吾則役于利而不見義  
藏於欲而不見理何足為士○耿楚侗曰俗情濃醜處淡得下  
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是學問真得力處○方文伯曰只為念頭  
為世味所薰染如富貴功名等一有顧戀不能割捨其人便不  
高潔何以為士

黃貞父曰夫子論好學開口便曰居無求安而其贊顏子曰

在陋巷可見懷居是俗情無懷居是道念士豈必有驚世駭人之行超俗而已矣

邦有道危

王觀濤曰此章泛論處世不指人臣○又曰危非過激只是理當如此自常人視之見謂危耳孫非阿諛委靡有心避禍但委曲婉轉不至峭直便是言孫○林次崖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危行言孫如對陽貨王孫賈可見○李九戒曰危行言孫乃盛德積中時措皆宜之妙非有意為之也○蔡虛齋曰危言、孫或就諫諍說不知此為不居官者言若為諫臣說不得言孫邦無道不得其言唯有去而已○成

王孫曰言孫要斟酌即納約自牖之是孫○陳定宇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方文伯曰總來是持身之法恐不必說箇保身

董思白曰此為當時昧於處亂而危言取禍者發重後石上有德者必有言

方文伯曰此望人致養於內不當徒飾于外也不重觀人說○朱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饒夔峰曰隨所得淺深皆可見于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

勇也○徐鴻洲曰二言勇字俱不同明彰德行與巧叙事理者  
既殊理縮吾往與無俱必勝者必別○方文伯曰必有是決詞  
不必是疑詞如偶然說得中理原非卷盛中流出或理雖在所  
當奮乃一時意氣所使與有德之言仁者之勇天壤懸隔○蔡  
虛齋曰徒能言者必無德徒能勇必非仁豈但未必而已○吳  
無障曰天理本是直遂仁者純是天理、上當做的事一步阻  
撓他不得天下有一種虛憍恃氣的人其作用則到其本體未  
必純粹

又曰有德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天下始因其言勇而信之不  
知有言未必有德勇者未必有仁也可以察信乎上只輕看

重下二句○董思白曰總為巧言亂德與色取仁者數重不  
可信一邊

南宮适問于孔子

問南宮适崇德絀力有何奇特而夫子贊之且又如何不容王  
宰泰曰他說羿不不言其篡逆而言其善射盪舟說禹稷不言  
其有大功德于民而言其躬稼此正精神注射處夫自古以詐  
力取天下者多倚他人為爪牙且或以長世而羿稷自負絕世  
之技力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者  
雖竭力耕田而或饑在其中以謀一身且不足豈膺錄受符之  
具哉而乃至有天下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唯有



反身修德而已此已將禍福一筆掃除不是以無德亡有德王  
示勸戒也然此意却在言外妙處在說不了夫子欲言其是則  
是不了語欲找足數語則其有自躍如惟有不答而已然恐不  
解者橫起疑心故又因其出而贊之○又曰當時如田恒篡齊  
六卿分晉三家專魯誰非欲為羿奡者南宮葵此以明天命不  
可有心曷度所以傲覺之者深矣夫子不答蓋有難于答者乎  
註謂以禹稷比孔子害理難送○方文伯曰借古人成敗之迹  
以暗論時事見強梁者終不久于世而天之報施善人斷然不  
爽註意未必無之但說不出○朱子曰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  
下者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成不

然夫子所以不答○蔡虛齋曰適之言似問非問若正問曰何  
如夫子安得全無一言○陳忠仲曰十一篇言由于未死之前  
故曰不得其然然期詞也此述二人于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  
其然斷詞也然字作轉語嗔下見尚德之意○夏九範曰躬稼  
是說他微時事不指平水土教稼穡言○洪容齋曰稷躬稼而  
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徐巖泉曰  
君子之心自是尚德贊美之深不覺其辭之再爾○王觀濤曰  
君子以人品言尚德以心術言已然之與亡但付諸古未定之  
報施可俟諸天適意如此○徐玄扈曰適之言送容諷諭託寄  
溪微此三復白圭之效○程子曰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

者無德者惑○枚叔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君子而不仁

朱子曰君子如純白底物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如純黑底物縱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徐敞曰仁指心言君子只一念一事之不仁不是全體都不仁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惜亡求一念一事之仁亦不可得○王觀濤曰君子猶有偶失則宜防之畏小人必無偶得則宜反之亟此立言本旨不說到良心發見處○陳潛室曰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李重一曰此小人是色取仁者外面似來模樣恰似君子一般

言君子偶然檢點不及猶有不仁之時若小人心體全是私欲任他外邊粧飾掩取畢竟不仁畢竟無益

愛之能勿勞

蔡虛齋曰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味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王觀濤曰勞即是愛誨即是忠勞非在撫摩之外別為一術以若他正撫摩之真心所躡躡者忠非在憫款之外別開一踏以煩他正憫款之真心所委曲引之者非迹相反而實相成之說○吳無障曰忠愛二字要看得活言果若真是愛決不容不勞其子果若真是忠決不容不誨其君言外便見不勞非愛不誨非忠意蓋此立忠愛之準以教天下之為父為臣

者非徒發慈父蓋臣之念而已○徐儆弦曰誨不是諫者小  
臣之職誨者大臣之道涵詠誨字自有滋味

為命

高中玄曰四子各據所見既不嫌于見已之長裁定于人又不  
以為形已之短同心共濟實心為國惟知有君而已獨辭命之  
善乎哉○徐儆弦曰鄭以一小國介于晉楚兵力不足禦侮財  
賦不足事大所恃者區區辭令之善足以無召釁而已故特稱  
之○林次崖曰草創是執藻規模間架已立討論是又搜尋典  
故講論義理及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恐詞未停當修是去其  
太繁飾是添其太簡又恐文采或未可觀潤色則化陳使新易

俚使雅更易句字便燥然可觀○方文伯曰當時子產執政亦  
見他集思廣益能盡諸子之長然非君能用子產○朱子曰春  
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只是說利害而已○左傳  
北宮文子言于衛侯曰鄭有礼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  
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詞令裨謀能謀于野  
則獲謀於邑則否

或問子產

王規濤曰此章當以人品論看惠人與人也二人字可見外之  
者只是其人不足稱若主內夏外夷說管不得子產○吳無障

卷十一 下論

曰聖人論人凡有補于天下國家者即心事未必粹白亦往  
亟稱之故子產取其惠管仲取其功若竊盜震聲不濟實用則  
夫子外子西意也○朱子曰子產心主于寬雖說政尚嚴猛其  
實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蘓頴濱曰孔子稱子產為古  
之遺愛後儒遂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皆  
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礼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  
則以法行惠者也○惠以心言惠人不是加惠于人言子產乃  
是惠愛其民之人也○彼對此言只置之不屑道耳若說不是  
聖賢一諾則雖擯于聖門猶得稱名鄉于楚不見棄絕他處○  
鄒嶧山曰重言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暇論之者然為

其人不足寄吾褒貶也○徐做弦曰彼哉外之之詞人也內之  
之詞○朱子曰人也猶詩所謂伊人蒞子所謂之人也○方文  
伯曰人也不作有功之人說三百以戶口言管仲之功在他服  
人心上照出○王觀濟曰奪雖桓公奪之然致其奪者仲也則  
怨宜歸仲矣只重功足服之勿說到伯氏安貧上去○蘓東坡  
曰管仲勳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德之  
至者也吾嘗以為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  
仲之于伯氏諸葛孔明之于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周  
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者  
高中玄曰伯氏駢邑註謂桓公奪之以典仲非也還是伯氏

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處之以公情當其罪故服其心而無  
怨言○淮南子曰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  
不尊

貧而無怨

朱子曰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  
有時而不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特未  
見其失于外耳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中皆  
怨也故貧而無論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于樂矣○胡氏  
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當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故聖人  
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方文伯曰聖賢世味渾忘視

貧富如一惟就常情上論無驕猶可強制無怨實是難哉此只  
論理勿涉工夫上說○丘月林曰夫子只重在處貧教人尤當  
于難處加勉不忽其易是言外意

孟公綽為趙魏老

林次崖曰聖人分明是說孟公綽不可為魯大夫却不直說而  
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覓他長處○夏九範曰居尊養重在德  
而已理煩治劇不可無才○王現濤曰看來只重才望二字庶  
靜寡欲是有雅望却無政才只味一老字便見是耆宿之臣以  
望為重了註大家勢重與國小政煩一邊俱宜輕說○高中玄  
曰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公綽蓋庶靜寡欲

明補四書律言  
而短于才者也若使他做家老即趙魏尚優况其小者乎若使  
做大夫即小國亦不可以其大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以  
其優于家老也而即使為大夫則必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  
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廢人故惟聖人能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然又必用當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也

子路問成人

方文伯曰上是因子路所不足而勉之下又是就其所能而進  
之見所重不在材猷而在德性所先不在文飾而在真心蓋忠  
信是箇根本欲其泛此立基以進于禮樂也○表了凡曰夫子  
謂如臧武仲等人品未必殊絕但能就彼所長而文之禮樂亦

便可為成人因子路兼人故即就其所能兼者引之若字可想  
下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其事愈近寔而成人愈可能其誘掖  
之意深矣○李衷一曰子路嘗沾沾自負其勇而不足于中和  
夫子不歆直斥他却把四子相陪渾說今之成人亦根禮樂來  
不重無才智上○知非不歆無以守非勇無以決不歆且勇矣  
而藝不足亦不能辦天下事須有相兼之意在○吳無障曰成  
人是完全之人須有完全之善故必悉有衆善然該可然衆善  
湊泊未必都無痕迹故頌文之以禮樂然禮樂亦只完得備衆  
善肉事非另一項如此做人在天地間也儘教做得過了故曰  
亦可為成人○饒雙峰曰文之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

都是質須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林次崖曰智廉勇藝不宜說得盡好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然猶或出于矯強未至于和順從容故須樂以和之都在心上說○姚承菴曰物相雜曰文○文者合而章也涵養陶鑄合而為一不期中和而自中和方于人道無缺○王觀濤曰白文文字當節字和字看註文見乎外也○問聖人不同白文虛而註寔惟文之以禮樂故文見乎外也○問聖人盡人道何以加此朱子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蔡虛齋曰兩箇亦可為成人上對聖人言下對上文言○王觀濤曰忠信只是寔心為善總見勿分因風會日流故欲以實心

為本○又曰義當取然後取思義只斟酌箇義授命只是舍生不限箇死久要即平生之言也不忘是必踐意○方文伯曰久要是自家期許之詞不是與人約信○人見說今之成人便把上作古之成人看由求可為古人否

吳無障曰憑他智廉勇藝無備全須有養下節正申明不可無養之意今之成人句是聖人說當世人如此言今之所謂成人者以為不必然他道見利思義等亦就可為成人了不知此僅為今之成人而可遂為成人之至乎哉甚矣禮樂不可不文涵養不可不至也○據吳說亦翩翩可觀只就白文看來反覺無合煞○子路嘗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又曰何

冊補四書微言  
必讀書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甚矣似子路之言也第其自負  
乃爾夫子不應默無一言○夏九範曰久要謂要之于久若  
舊約二字正合訓平生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

王規濤曰始而問文子欲人知過情之非中也既而疑文子欲  
人知中行之不易也總是維中道意○朱子曰不言不笑不取  
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公明賈所說似乎易  
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時中之行也○又曰惟其言合節拍  
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言而若不言也這不厭字如孟子猶以  
為小相似○吳無障曰世間有兩種人浮躁多欲是一種矯枉

過正不言不笑不取又一種恰好的意思甚少連公明賈說出  
來不道時中如此之妙○洪霍林曰時然後言見不時則不言  
也味三個然後字正說不言不笑不取○徐儼弦曰文子請享  
靈公史鱣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由是觀之文子尚未可語不  
取而况其他○郭洙源曰其指文子也然如此也猶言之子之  
制行乃是如此豈文子固已能如此乎即作冷語一般○王規  
濤曰要見時言樂笑義取此非有心又非無心非着意不能又  
着意不得在想像摸擬上說則文子之未必能自見

徐玄扈曰時方巧令成風貪冒不忌夫子傷之意文子審有  
其實儘可風世乃賈目以時中更加人一等矣夫子亦不意



當世有此等人故曰其然豈其然若曰文子之賢一至此乎  
夫亦驚愕歎賞焉耳若送料其不能殊非聖人之度

### 臧武仲以防

徐傲弦曰武仲請後不在得罪奔邾之時而在自邾如防之日  
意以請而得立則防猶武仲之防也請而不得立則將據邑以  
叛防非魯之有也計魯之君臣必不與校是要之以必從故曰  
要君○林次崖曰據邑以請其辭若順其意實有所挾當時之  
人都未見他這意思○左傳孟孫惡臧孫紇孟孫卒臧氏將為  
亂季孫命攻臧氏臧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已而如防使來  
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乃臧氏

### 晉文公譎

游立軒曰此數二公之隱隱非心術也指其事之正譎人不及  
知處若心術則皆不正○胡雲峰曰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  
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  
者哉○張橫浦曰五霸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舉莫大  
於葵丘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正而不  
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譎而不正集註  
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蔡虛齋曰朱註于此極細  
口彼善于此則未為盡善曰其譎甚矣則桓公亦非不譎者但  
未至文公之甚耳○徐傲弦曰夫子有此斷案在胸中所以作

春秋每每與齊桓而劣晉文又于詩錄木瓜而唐風不錄晉文亦此意

桓公殺公子糾

朱子曰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而桓當立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曰齊小白言當有齊也于子糾不稱子非嗣子也不言齊不當有齊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康侯曰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渡稱子者明不當殺也○徐徹弦曰未仁乎以心術言如其仁以事功言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子糾君臣之

分未定故也○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其證也說者直以為糾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于九則又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可謂鑿矣○方文伯曰九合是功之大不重功之多全重尊周攘夷亦不是空○九合不以兵車只以大義大信去服他○如其仁朱註原不以管仲做仁看只為仲有許大功業即仁者之功亦不過是故云誰如得他底仁却不便與許顏子意相似○王觀濤曰誰如其仁就春秋時說○李卓吾曰子路以一身之死為仁夫子以萬民之生為仁孰大孰小夫子言但論其功可矣如之何而定以仁律之蓋寬責仲非深許仲也不然平生論仁甚難許可而獨以稱仲談何容易

管仲非仁者與

陳眉公曰管仲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之公子耳若以子糾為君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尊周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管仲第二念○蔡虛齊曰子路勇者也故只疑其不死子貢智者也故言其死相為已甚○方文伯曰子貢責他只重相之一邊故夫子亦重相桓說末只反言以見桓原少不得仲之相非分釋上文也○古註霸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王觀濤曰一匡一字重看言天下名分體統仲定一舉而匡正之兼尊周攘夷說下面只承此說去當時後世不平○方文伯曰微管仲

不是管仲若必之說言此時全虧他若非仲之相桓誰能維持得這宇宙莫道楚國憑凌且將舉天下變為左衽安能尚有今日○李卓吾曰看民到于今受其賜一語則前面如其仁之語更自了然

吳無障曰管仲相桓之功直至當世少他不得故夫子從旁議論他言仲後來既有此大功正宜愛惜此身以為建功立業之本當初豈得沒要緊這等死了若正說天下後世誰不知仲便與不必死意無干若云豈肯自同于匹夫匹婦又似推管仲心事而非夫子從旁論仲之旨矣○王觀濤曰豈若貫到底莫之知只見得死而無益不重聲名上○陳抱冲曰管子云小謹者

不大立豈仲素以自策者耶○太史公曰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問豈若云  
者是以仲之不死過于死也故嘗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  
死為改過朱子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然其  
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于害仁耳○徐敞弦曰只看夫子胸  
中多少權度稱量若說管仲不該死則召忽之死為未當後米  
人誰肯忠于所事若不說管仲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之人縱  
饒立得功業亦何足取所以稱仲之功而又言不為匹夫之諒  
便是管仲一生案斷

許敬菴曰桓公與子糾讎兄誅弟三傳原無明文據公殺之

意並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為兄荀子云桓公殺兄而  
爭國韓非子云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兄莊子盜跖篇  
昔者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史記襄公立誅殺不當群  
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杜預注亦以子糾  
為小白庶兄以諸家證之子糾為兄明甚惟漢薄昭遺淮南  
書曰周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證以  
春秋書桓公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于子糾止言糾不言  
齊以不當有齊也故謂桓公為兄子糾為弟胡康侯朱子俱  
宗之因以寬管仲不死之罪過矣夫以委質之義律仲則糾  
雖弟也惡可以不死以當時之功論仲則桓雖讐也而可以

相之蓋仲之功不獨在齊國而在天下不獨在天下而在後  
世蓋入春秋以來無兩也呂氏春秋云鮑叔管仲召忽相善  
歆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歆共佐之管仲曰不可夫  
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  
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  
故令鮑叔事小白管仲召忽居子糾所然則管仲鮑叔固素  
有安齊之志者而各居奇貨以視變而俟時攬車之囚堂阜  
之脫非畏死而偷生可知已故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又曰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蓋非特  
仲之功而亦諒仲之心矣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走

以為毅有三仁焉而晏嬰不死崔杼之難季札不正僚光之  
逆春秋並無貶詞聖人以至公與物酌天道人事為權衡而  
無一毫適莫于其間蓋如此

公叔文子之臣

僕蓋始為文子之臣而終為大夫者故記者書法如此向非文  
子薦之同升則君何由知僕亦何由得躡此位雖賢僕也實  
賢文子也孔子于沒後罔其有此事故稱之○吳無障曰人臣  
之病有二一種忌刻恐後進之賢後來功名出我之上一種自  
尊卑人云彼之計議豈能渡出吾上此等曖昧不光明正大之  
反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光明俊偉故曰可以為文○徐傲弦

曰公叔謚文蓋以能修班制與四隣交使衛之社稷不辱非必  
以能薦僕也夫子稱之亦見文子之不愧于文

### 子言衛靈公

王觀濤曰子言靈公無道蓋所言不一記者約其大旨如此無  
道就彛倫失叙綱紀不張說○饒雙峰曰治賓客得人則無失  
礼于隣國而不至放曩召禍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  
不敢窺治宗廟得人則遠豆靜嘉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  
○徐巖泉曰衛國固是用之各當其才亦由靈公能任人使之  
各盡其才而叔圍輩又相濟共成其美所以不喪○蔡虛齋曰  
孔子言靈公無道而又特取其用人其所用之人皆平日所不

與者而又不沒其才此可見聖人至公之心

### 其言之不怍

林次崖曰凡人有必為之志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  
必慚愧而不敢輕言如大言不慚全不思這箇原我行不得的  
便到底行不去○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其言之不  
怍則為之也難○吳無障曰人必冥沉不露方能做出寔際事  
業若只妄自稱許的人一些也沒幹故曰為之也難不是話得  
透頭力量難赴之意○又曰他只要一時好聽原未嘗有必為  
之心為之難者決其必不能見之行也

### 陳成子弑簡公

朱子曰孔子請討弑逆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又曰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徐徽弦曰春秋絕筆于獲麟沐浴之討不行遂不書陳恒之事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陳定宇曰沐浴而朝積誠以感君心也○蔡虛齋曰是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其曰告夫三子者難之也孔子已知其事之不行矣特將君命而猶冀萬一耳○徐徽弦曰以我逆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涵許多意思隣國之不可不討賊君之不可不命三子三子之不可不送命皆在其中○董思白曰要說

請不敢意出言吾若不告是為養奸是為縱亂此衷一息不能安雖欲不告而不敢有惕動魯君及三子意在○陳定宇曰以吾致仕大夫尚激于義正為君鄉大夫者當如何○陰借以張不軌之先聲乃陽指為開無端之大釁外託于已之恐樹怨寔內怯于人之或反戈此三子不可之意也○蘓穎濱曰子瞻謂哀公患三桓之逼魯欲以越伐魯豈若送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自服子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共其力此孔子所不為也

子路問事君

方文伯曰此條只重勿欺犯只帶說欺在心曲隱微處看如有  
所激即是為名有所要便是為利有所顧忌便是為身有所貪  
恣便是為爵祿這點念頭光明正大可對天地泣鬼神信于天  
下後世方是勿欺所謂臣事君以忠也由此而犯皆吾忠憤之  
所不得不據者耳○饒雙峰曰事君不欺甚難須平日于慎獨  
上寔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  
君勿好皆是欺君○徐岩泉曰縱有一毫利害之念便減了一  
毫為主之心則不能犯顏者終是勿欺處有歎○又曰勿欺者  
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又進言時無內無外之心○沈晴峰曰  
凡意在忠利國家而言之過當或本心十分明透而強言之皆

欺也勿欺是心上無矯飾遮護之意○徐儼菴曰勿欺既是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即犯亦在其中而又言犯者專指人君有過  
一節言○朱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予竊恐未免于欺  
也○陳眉公曰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  
之中

君子上達

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  
這裏了○又曰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  
寃者寃竟之義言寃竟至于枉也初問只差些子必問寃竟將  
去越差許多○吳無障曰君子怎的是樣高明小人怎的是樣



卑汚全在達處分諾君子循理本一步高一歩只管泛上達去  
小人徇欲便一步退一步只管向下達來所以相去之遠○李  
宜同曰凡熟進而上則難語曰從善如登是也月之行過午則  
疾以下也日月尚然而况于他乎

古之學者為己

饒雙峰曰此童當看若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  
若如刑名術數記誦詞章則所學己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  
心之同異○又曰為己為人其差即在毫釐欲得之于己則不  
必見知于人純欲見知于人則不必得之于己欲得于己者故  
歛篤寡欲見知于人者輕浮淺露○莫中江曰雖說古今學者

所業皆同究竟為己則日微進身心上來為人則日修飾名譽  
上去○方文伯曰為己非只株守一膜如楊子之為我也正在  
人上看己來為人非馳驚于蕪容并包正為他患莫己知急  
欲自見其所學耳○徐徽弦曰為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為  
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惟為己故能克己為人故常夫人○  
陳白沙曰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古之仕者為人今  
之仕者為己總之學為己也其仕也為人學為人也其仕也為  
己斷不疑矣○陸象山曰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木必有切  
己之志

邊伯玉使人

王觀濤曰聖賢以心相契而使者乃能道其心故嘆美之○蔡  
虛齋曰使者所造儘高問以何為乃不就事為上說獨說他用  
心是何等識見○伯王之使不是以下的人如子華使齊之類  
蓋素董陶于伯王之賢者也○李九我曰身過易遣心過難除  
伯王檢點工夫愈精愈密體驗得心地間種種私意難除愈寡  
而愈不足此其所以為賢也○陳定宇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  
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王觀濤曰  
人不番心克治便自覺無過了伯王正番心克治的人故覺過  
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若不如此看別欲寡做自  
怨未能似自諉了註但字猶字宜湊味○又曰未能根欲上未

是他心上自覺得未能非真不能也若云力不送心氣不副志  
便有病又常若不及亦自人看他如此自家口氣用不得若字  
○徐玄扈曰夫子假年學易可無夫過又每事曰未能伯王之  
心學與夫子正合不意使者一言道盡○吳氏曰公明賈盛稱  
文子之賢人反滯以疑之伯王使者但為謙詞益以彰主之美  
為辭令者可以觀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

蔡虛齋曰艮上下皆山有止而不過之意君子觀其象而知天  
下事理皆如此故其思如此○胡雲峰曰艮止也身之所處止  
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徐徽猷曰思不出其位不惟能

盡其分且亦能定其心○徐鴻洲曰良六爻無應于道當止能止則動必不妄故滯時而光明不獲其身者無執于己不見其人者無牽于人無我無物惟時之當何施而不可出位之思動妄而得咎矣小人事多行險者以此○董思白曰要重思字說言不消論到行只一注想間已只在位內可見毫無分外之想○程子曰位者所據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以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喻分非據乎○王觀濤曰位非名位凡身之所處皆位也位本有定思則無滯如以思則浮游之想可妄臆于天地萬物之外如以位則現前之素即近取于頌史几席之前故位有動靜而思只止于

其所如北辰居其所即思不出位之義若止而不思則念滅便是禪學思而不止則位離便是俗學

姚元素曰心之神明固有常舍不逐物而遷是其位也思者神明之運當思而思思而濩于無思是謂思不出其位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

### 君子耻其言

饒雙峰曰謂行當過于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李衷一曰耻非特于所未能行者言之而耻雖所能行猶不敢說盡只就行者亦不見滯過自言不逞形之則通矣言行互說方明○吳無障曰耻與過在心上說與敏慎不同他說話常若有

羞慚怩愧之意故曰耻至其見之躬行猛力向前這段精神意氣常若有餘剩故曰過

高中玄曰言而過其行是誕言也君子耻之猶云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道者三

李衷一曰無能只是無能仁智勇非謂猶有憂懼惑也夫子自說自己只見得自猶未能近有謂夫子之無能正是無有地位乃化境也是貶君子以自賢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正不如此○吳無障曰我無能焉全是自忘其能與中庸丘未能一焉若下汲汲自修意不同仁者不憂三句不是純君子之道只將來形

已無能隱之舍自道光景○又曰縱使造詣已至地位已極若心上曉得自己極至便不是極至了惟歛然若虛歎然不是忘其地位之所至方見純亦不已之心若不知此自道便不是夫子○徐巖泉曰君子之心只一無私便了其無私之純處謂仁明覺處謂知浩然處謂勇三者一而已矣不惑不憂不懼心体原如此○程子曰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董思白曰自道只不自知其能若說夫子謙已故自道是知其能而假為不能也豈所以為聖人

子貢方人

吳無障曰須知子貢好方人亦與恒情不同世人不是好臧否

便是勝心所使子貢原把作學問內事然如此為學畢竟無得  
於身心○又曰夫我則不暇全是借自己影出子貢其不暇的  
意思要看得虛活言必欲自治有餘即我猶未能也○又曰自  
治方人兩事原不可並夫子只要把自治一着換他方人的意  
思却說得詞氣十分婉轉○晁氏曰君子不言人過者何未說  
口不減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  
念在此何暇管別人○鄒東廓曰學者喜較異同却錯過了自  
家工夫統使較勘甚明于然何益譬如總美手收人戶百萬稅  
糧盡在伊腹中依舊是條窮漢無勺合受用○朱子曰學者須  
思量不暇箇甚麼

夏九範曰須知方人與知人不同且明明警他何棄何疑○  
湯霍林曰夫子語意委婉猶云賜果以是為賢乎哉正是暗  
譏他處

不患人之不知

王觀濤曰學之弗能弗措吾儒為己之學只求己之能而已故  
不患己有能而人不知惟患己之不能而無以當人知當一氣  
說不能二字要看夫能非分外是己所自有如微而道德性命  
顯而禮樂文章處而明道淵人出而經世酬物苟萬分中有一  
分之不盡不可謂能

不逆詐

冊神四書微言  
王觀濤曰此為人以察也為明者發總是貴自然之明也且不  
逆不億主虛言不主誠言○朱子曰楊氏誠則明之說與本天  
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王陽明曰孔子因當  
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于詐與不信有不逆不億  
者又往也為人而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覺  
人之詐與不信也○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  
寔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智者  
不能也○徐倣孩曰先覺先字宜玩使我之知覺稍後于詐與  
不信之人便為其所欺使于先覺上稍加一此意思便是逆億  
○吳無障曰覺與逆億字緊相對覺如覺痛覺癢覺饑覺寒皆

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不經思索者也故覺正是不  
逆不億處原非兩層言君子于詐者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  
第覺之耳覺則未有不先者氣至而應月暈則風礎潤則雨先  
覺之義昭然矣○又曰先覺不必寔說只逆不逆不億處點出  
無心之覺末是賢乎不必推高一層言必如是纔謂之真明而  
不謂之苛察

微生畝謂孔子

王字泰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固者拘拘於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變通者也假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者  
而亦隱焉則任世界之平沉而已豈所謂萬物一体者哉疾固

亦泛言非謂私也○無乃為佞非直指其佞也謂佞固吾子生平所惡者而即今栖栖若此無乃嘗試為之手令人竟不可解○王觀濤曰孔子固是栖栖但不見佞佞亦不全是口給寔有依阿求合意在疾固非疾固執之人○只泛就事說言設若不去周流便執一不通了我以此為疾故不避栖栖之嫌耳

驥不稱其力

蔡虛齋曰驥馬自然調良蓋在馬中稟德之寡純者如蘇氏謂蹄啣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此以凡馬言非可律驥也驥亦馬中之君子與○王宇泰曰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稱然則有才無德何以為君子

以德報怨

方文伯曰或人以報怨為薄而欲矯焉以避其名故發為重德之論不知報施自有中道或人雖務于厚而反失其中聖人酌其平而亦不失為厚只重以直報怨上而以末句足之見德乃所以報德的豈宜以此報怨也○王觀濤曰何以報德直是折辨得他倒蓋以德去報怨則于有德者報窮于無可加將等德怨而同其報矣○又曰直是直任公理不因怨而故厚薄其間愛憎取舍不用亦罷○李袁一曰以直報怨不善就毫成心固不以修恠之故至索瑕以終墮亦不以避嫌之故反屈法以姑容如此至公無我豈不是直或疑怨者如此彼無怨無德者何

以處之不知以有怨的人與無怨無德者一般相待正是以處  
平等之道處之所謂以直報也如此報怨必忘怨者能之就是  
犯而不校地位此等度量與常人較短長修往復者何啻天壤  
○吳無障曰或人意雖厚却有一怨字未消有一報字未化聖  
人以直報怨只是抹倒他怨字報字所謂廓然太公者也報怨  
報德異施如造化之因物付物栽培傾覆豈有計較其間哉物  
未順應何報之有世人有心于薄或入有心于厚聖人無心若  
區區較量于怨德之間而欲求其平原是一報一復圈套非惟  
無以服或人且無以服世人矣○蔡虛齋曰以德報德但凡可  
為他着力而不害義處都為他然君子未嘗以私恩害公義則

報德亦顧道理如何○又曰于有德者不沒其德意固厚矣而  
于有怨者不沒記其怨亦未嘗不為厚也○怨與讐不同如君  
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不在此論

朱子曰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無而報之各有當亦天理  
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  
不同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  
則止一視天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  
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忘怨而沒其  
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  
孝子之心爾○許敬菴曰以德報怨味老氏之旨亦未必謂



人有怨于我而故以德報之也只以德自處而泯怨于人不  
與物競彼有宿怨者亦將默然有感化之理即孔子所稱不  
念舊惡厚德載物之說也古之大聖大賢決不着一毫怨忿  
于胸中學者善觀之○高中玄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  
依註乃泛然之理非以為報也且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  
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忍置之不問是匿怨而反微生  
高之氣醜也可以為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  
別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  
為直而已矣  
莫我知也夫

問子貢不魯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朱子曰論  
語中自有此等如告子諾知德者鮮告魯子一以貫之却是箇  
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王觀濤曰聖人不求人知那  
有不平之嘆看後知我其天只是心相真契者難也子貢智足  
知聖而又多在高竒炫赫處求其精微平淡處却不知故自嘆  
以發其問耳何為只作何故看○又曰不怨不尤何以為莫知  
之故蓋人情有怨尤則必希世求合而學務標炫人或知之今  
却心不外求而一味下學下學即便上達而我與天契天亦契  
我如何要得人知只一氣相承勿斷○又曰不怨不尤勿說粗了  
即不得于天不合于人亦不是夫子口氣要見氣化難齊而非

天理之本然則天本無可怨世若難平而非人心之同然則人原無可尤吾又何怨尤之有○李衷一曰此夫子喚醒子貢使他透已而獨知處用功也蓋平日疑夫子多識便是執下而遺上又疑夫子何迷又是即上而遺下其于上下一貫之妙都未曉得故夫子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透心休上打疊得空淨無此怨尤之累○正聖人盡道于天人處○天人有上下而天人之理無上下人事既盡天載可通所體驗在此所洞澈亦在此○與天寶默契合隱見人不及知之妙○未子曰不怨不尤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思眾人所共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

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又曰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于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体之上達否曰不是全体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黃勉齋曰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舍人事而求之渺茫然天理流行聖人與之無間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吳無障曰下學上達只虛說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便覺痕迹蓋就其積累處觀若猶有意象就其超悟處觀則在意象之上矣蓋因學而名下因達而名上也○方文伯曰子貢之學都在外面聞見上做工

夫而不知心上一貫之妙故言吾心之理即天人之理吾惟求以合天求以盡人而就此下學中上下天人無不融貫欲其悟下學可以達天而求知于耳目見聞曾不如求之吾心所獨契之為得也或以天為蒼々之天而謂冲漠之中或有以諒我人則誰能知之是猶然怨人之不知非其教子貢本旨

高中玄曰聖人灼見夫為學修德是自家的事與天之禍福人之榮辱不相關涉故學々汲々只管下學人事而自上達天理是潛修之事無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異于人而人不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

齊氏曰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于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于承令以劣裁甲墮卹費者子路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綢福計而為吾道興廢之說○吾力是景伯為大夫而有摧力非勇力之謂○湯霍林曰看箇將字須把行與廢互說言道正廢着他或將行正行着他或將廢都有命主宰非人所能為○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中人以上便安于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

賢者辟世

此見聖人不忍辟世之意言舉世皆亂信惟賢者能辟之而所

遇不同何必盡如此也蓋其次有辟地甚而有辟色辟言直至無可辟而後已此非所謂辟人之士所常見笑于辟世者乎然而豈其所得已哉夫子何嘗不欲待世之清而終不忍為忘世之果觀其論沮溺自可想見彼以人品優劣論者誤也○朱子曰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不一大亂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作者七人矣

蔡虛齋曰作者已七人了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作與避不同避有避彼就此徘徊不決之意作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奮起果決意在

子擊磬于衛

朱子曰聞磬聲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那人煞高如古人于琴聲中知有殺心爾○黃勉齋曰磬聲堅重而節數故有心之識○吳省菴曰有心哉只曉得夫子不肯羅的心更不曉得夫子憂世的意思若曉得下面無識詞○董思白曰說他有心求用便是不足之詞下則其言更顯耳○薛敬軒曰世道既象上無明主聖人只得隨時盡心拯救不得念世而長往也○硜硜是就磬聲中聽出他堅確的意思深屬淺揭是總來可涉與涉世危險不同但要他斟酌當止即止只做一冷語不應說盡○王觀濤曰引詩只借來作自家語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

用世者何不自度量勿以淺深分配治亂說○姚承菴曰果哉不必說果實言但要如此果于忘世這也不難只是天下忘不淨吾亦欲為世用爾只明自家心事却隱然諷他

高宗諒陰

蔡覺軒曰諒古作梁楯謂之梁陰作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書曰王宅憂諒陰言居喪于梁闇也○焦漪園曰百官總已是通自己衙門中官屬之職事言總是總率之意萬歲有所裁決故嗣君得以三年不言○吳無障曰孔子特就居喪常禮論寔有恭默思道以監中興之業意在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正此三年不言者為之也○問家宰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可憂饒

雙峰曰使嗣君剛明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且天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

上好禮

王觀濤曰好主心言礼字寔說躬範於禮而又推為制度以範民俱是好礼内事礼達而分定民之位于上者以為理所當然不為勢所迫也○王宇泰曰禮而曰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一體如身之使臂使之使指故曰易使

子路問君子

朱子曰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治之所及者群黎百姓莫不各得其

安是皆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又朱子謂自然及物非是端坐無為但所為都包在修己內○薛畏齋曰已不成單○只一箇身敬亦非離人遺物終日兀坐隨已所居之位一步無人不淨修己以敬便是無象寡無小大無敢慢堯舜兢業之匹夫匹婦凜若勝予之意○問敬是貫乎動靜者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搖亂而難乎為敬也朱子曰人在世間多是動未有無事的時節若事到面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正是以已為已而不知有人如何能安人安百姓湏是無事時敬在裏面為主有事時敬在事上處置我之敬未嘗間斷而安人安百姓者此也又何挽亂之有故程子說學到專一的時節方好專一則

有事無事皆如此矣修己以敬者知之○又曰敬是澈上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林次崖曰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皆此敬自一身之修以至於百姓之安皆不敬也○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威嚴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吳無障曰修有二義天真不足則用修以補之氣質有餘則用修以治之已非昏昧即放逸敬則極精明極收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為能補已之缺失故曰修己以敬○問修己如何安人朱子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又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

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吳無障曰安人安百姓  
畢竟與人安百姓安有別○德之不重人與百姓上○只要頭得已  
之分量無所不該○後出修己以敬裡面意耳○非有他說○修己  
以安人安百姓以字最喫緊言即以修己者安之也不主感化  
言○袁了凡曰安人安百姓若必待推己及之便分人已為二  
而修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矣○王觀濤曰安人雖不是安  
止一人但說人無不安便與安百姓有碍○楊敬仲曰堯未嘗  
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湯  
霍林曰堯舜猶病見修己之難也人只說安百姓說失本領矣  
○吳無障曰堯舜惟恐一夫帖危即是戒精神未到處故非言

其有負于百姓寔病有負于己之分量耳聖人說箇修己以敬  
非先教人馳騫於天下但到修己之後自然萬物一體○李見  
羅曰子路以求之己為不足是直以安百姓為主而將馳精救  
神皇皇然極援應接之不給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  
諸疊此句最有味上句是以修己包百姓是孔子的主意下句  
是以安百姓完君子是孔子推子路的主意

原壤夷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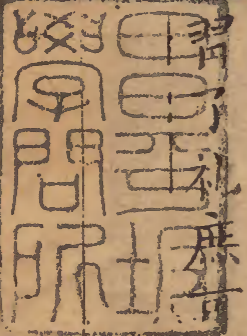
王觀濤曰夷俟不是特意慢夫子只是他平日放達習與性成  
如此○又曰言以責其已往叩以警其將來不孫弟者言不孫  
順以弟於長也○蔡虛齋曰自幼便驕惰壞了及其長也只碌

冊補四書微言  
碌庸人而已○袁了凡曰是為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遜無述者而永延于世也○朱子曰母歿而歌孔子為弗聞也者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壞當絕叩其箕倨之脛則壞猶為故人○洪覺山曰原壤蓋玩愒自放不欲以孫弟累心耳叩脛不以動念老氏之教固然也

闕黨童子將命

徐叢泉曰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夫子使之將命不特要他事長習禮其微意在消磨其客氣變化其氣質若幼時圭角盡露便無進蓋○孫淮海曰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

行沒長便是求益夫子成就後學都從孝弟寔行上教之○朱子曰童子欲至成人是不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亦可愛可敬者豈若妄人輩筮無所得而抗禮先王者乎但長幼之節不循終非求益夫子欲其循序而漸進耳○先生非師也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王觀濤曰謙能受益童子不謙而傲故云非求益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云欲速成非謂學問有成也○胡氏曰老而為賊涉幼不孫弟來今童子得馴操其氣而閑免原壤之弊





册補山書後言

卷之五

○時曰未而德則德而不紆策者令童子待德則其德而  
 若平益謝而曰人之休自德始云德則必非無事而亦  
 不憂其謂之失也○王叔我曰無德受道童子不德而德也  
 不德則其德在夫于德其德事而德也耳○夫也非謂也德士  
 下德者德也其人德也德則德而德也王德乎且身也德也  
 下曰童子德也其人是不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未

